

本足
陸宣公全集

大東書局印行

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一 奏草

-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一
論關中事宜狀……………四

卷二 奏草

- 論敘遷幸之由狀……………七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一〇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一二

卷三 奏草

-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一五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二一
重論尊號狀……………二二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二二

卷四 奏草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二四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二四

奉天論解蕭復狀……………二六

奉天薦袁高等狀……………二七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二八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二八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二九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三〇

卷五 奏草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三一

又答論姜公輔狀……………三四

興元論請優發曲璿所領將士狀……………三五

興元論解蕭復狀……………三五

又答論蕭復狀……………三六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三六

卷六 奏草

-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三九
-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四一
-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四二
-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四三
-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四四
-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四五
- 請釋趙貴先罪狀……………四六
- 論替換李楚琳狀……………四七
-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四九

卷七 中書奏議一

-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五三
-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五七
-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五八
-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五九

卷八 中書奏議二

-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六四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三九
興元奏請許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四一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四二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四三
興元論賜渾瑊詔書爲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四四
鑿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四五
請釋趙貴先罪狀	四六
論替換李楚琳狀	四七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四九

卷七 中書奏議一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五三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五七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五八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五九

卷八 中書奏議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六四
---------------	----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六五

論齊暎齊抗官狀

六五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六六

卷九 中書奏議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七二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七九

奏議竇參等官狀

八〇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八一

卷十 中書奏議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八一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八二

議汴州逐劉士宥事狀

八二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八三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八五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八七

再奏量移官狀

八七

三進量移官狀……………八八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八九

卷十一 中書奏議五

論裴延齡姦靈書一首……………九〇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九八

卷十二 中書奏議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一〇四

請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一〇八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一一二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一一四

論稅期限迫促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一一四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陸宣公奏議 目錄

陸宣公奏議 目錄

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

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一一六

陸宣公奏議

卷一 奏草一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翼富奉宣聖旨：「綠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攻逼襄城。卿識古今，含有良策；宜具陳利害。討逆者一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簪組升朝，莽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發，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舍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鞅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況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貴臣，將危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投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惠，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願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辨，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兵不足恃，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

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蓄；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誣誤，內蓄危疑，倉皇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況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舞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十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闖茸下品，其志好不過聲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師老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閭閻，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杆軸已空，輿發已殫，而將帥者尚曰：「財不足，兵不多。」此微臣所以千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當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感，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効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慮，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趨青齊，迭爲屠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芄，聲勢相援。於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魏運日增，師徒日益。於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

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瘁而根底蹶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蕩滅無期，人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暇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師。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歷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弔，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彊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

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峻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速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効，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復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芄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而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造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竇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竇臣，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喪敗，竇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大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有守，況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徒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則惟陛下圖之。謹奏。

論關中事宜狀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必彊，失之必弱；是則歷代不易，百

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己，啓弱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念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窺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就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踰顧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之，而明主擇之，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大小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故用卽不悖，處則不危。斯乃居重馭輕，天子之大權也。非獨爲御諸夏而已，抑又有鎮撫戎狄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徙郡縣豪傑，處之陵邑；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其賦役則輕近而重遠也。其惠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底乂，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諸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尙賴經制，頗存典刑，強本之意則忘，緣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爲資，中復興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旣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爲寇，故先皇帝莫與爲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嶠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爲戎。於斯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實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尙賴宗社威靈，先皇仁聖，撰卻醜類，再安宸居，城邑具全，宮廟無寘。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天意之於皇家，保佑深矣！故示大儆，將宏永圖。陛下誠宜上副元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休，建不

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算；愚臣未遠，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懲艾往事，稍益禁衛，漸修邊防。是時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彊。又徵諸道戍兵，每歲乘秋備塞，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奔衝。京師戒嚴，比北而有。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蠱茲昆夷，猶肆毒蠱，舉國來寇，志吞崑崙，貪冒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謀相緩，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堅定要約。息兵稍久，育馬漸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胡，自爾已來，絕無虜使，其爲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質和回紇，無憾戎狄，貪許乃其常情，苟有便利可窺，豈肯端然自守。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僅有賊臣啗寇，黠虜窺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其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逾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孳，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故前志以兵爲凶器，戰爲危事，至戒至慎，不敢輕用之者，蓋爲此也。當勝而反敗，當安而倒危，變亡而爲存，化小而成大，在覆掌之間耳。何可不畏而重之乎？近事甚明，足以爲鑒。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己死，李納繼之；寶臣死，惟岳繼之。崇義卒，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攜。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信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循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其於爲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爲宗社自重之計，恐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苟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乃爲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子，以益師賦私養之畜，以增騎。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爲之算室廬，貸商賈，傾司府之幣，設諱權之科，關輔之閒，徵發

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爲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臣是以罄陳狂愚，無所諱避，罔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熟察之，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卽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養力俟時也；彊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一朝可聚。今執事者，先拔其本，棄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願臣庸懦，竊爲陛下惜之。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備採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計，使李芄援東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仲範六軍士馬，及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援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卻宥，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卹勤懷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開架、榨酒、抽貫、貸商、點召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再怨見處者，復甯人心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棼，無易於此。謹奏。

卷二 奏草二

論敘遷幸之由狀

陸宣公奏議 卷二

臣前日蒙恩召見，陛下敎說：「涇原叛卒，驚犯宮闕；及初行幸之事，因有剋責，辭旨過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誠堯舜至德之意；臣竊有所見，以爲致今日之患者，羣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禮，不忍歸過於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雖則是朕失德，亦應事不由人。」未及對詔之閒，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憂臣憤，人理之常，情激於衷，不覺嗚咽。旋屬游瓊，請對臣言未獲畢辭，今輒上煩，以盡愚懇。臣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非敢徒飾浮說，苟寬聖懷，事皆有由，言庶可復。自胡羯稱亂，遺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務容養，事多僭越，禮闕會朝。陛下神武統天，將壹區宇，乃命將帥，四征不庭，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徵師四方，無遠不暨，父子訣別，夫妻分離，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有餽送之苦，行者有鋒刃之憂，去留騷然，而閭里不甯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多，常賦不充，乃令促限，促限纔畢，復命加徵，加徵既殫，又使別配，別配不足，於是權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條目纖碎，吏不堪命，人無聊生，農桑廢於徵呼，膏血竭於笞撻，市井愁苦，室家怨咨，非庶嗷然，而郡邑不甯矣。邊陲之戍，用保封疆，禁衛之師，以備巡警，二者或闕，則生戎心，國之大防，莫重於此。陛下急於靖難，累遣東征，邊備空虛，親軍寡弱，尋又搜閱私牧，以取馬，簿責將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勳貴戚之門，所謂將家者，皆統帥岳牧之後，是乃嘗蒙親委，或著忠勞，復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奪其畜牧，事其子孫，有乞假以給資裝，有破產以營卒乘，道路悽憫，部曲感傷，貴位崇勳，孰不解體，加以聚斂之法，穀下尤嚴，邸第侯王，咸輸屋稅，裨販夫婦，畢算緡錢，貴而不見優，近而不見異，其爲憤感，又甚諸方。誅求轉繁，庶類恐懼，興發無已，羣情動搖，朝野騫然，而京邑關畿，不甯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廢，志期肅清，持義以掩，思任法以成理，神斷失於太速，睿察傷於太精，斷遠則寡恕於人，而疑似之閒不容辯也；察精則多猜於物，而臆度之際未必然也；寡恕則重臣懼禍，反側之釁易生，多猜則羣下防嫌，苟且之風漸扇。是以叛亂繼起，怨讟並興，非常之虞，億兆同慮，惟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兇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

自古禍變之興，未有若斯之易；豈不以乘我閒隙，因人攜離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有備衛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効其死，所謂致今日之患，是羣臣之罪者，豈徒言歟？聖旨又以「一國家興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運，應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學識庸淺，凡是占算祕術，都不涉其源流；至於興衰大端，則嘗聞諸典籍。書曰：「天視自我人視，天聽自我人聽。」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天難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則天所視聽，皆因於人；天降災祥，皆考其德，非於人事之外，別有天命也。故祖伊責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之罪曰：「吾有命罔懲其侮。」此又捨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仲尼以爲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又曰：「視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爲書，窮變知化，其於性命，可謂研精及乎論天人祐助之由，辨安危理亂之故，必本於履行得失，而吉凶之報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義明矣。春秋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禮義之則，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禮記引詩而釋之曰：「大雅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駿命不易。』言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又引書而釋之曰：「康誥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此則聖哲之意，六經會通，皆爲禍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蓋人事著於下，而天命降於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閒，影響相準。詩書已後，史傳相承，理亂廢興，大略可記。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經之教，既如彼，歷代明驗，又如此，尙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請復以近事證之。自頃征討頗煩，刑網稍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如居風濤，洶洶靡定。上自朝列，下達丞黎，日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屬涇原叛卒，果

如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算術，皆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伏惟陛下鑒既往之得失，建將來之令圖，拯宗社阽危，刷億兆憤恥，在於審察時變，博詢人謀，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運，謂爲當然，攜追咎之誠，沮惟新之望。臣聞理或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因多難而興邦。理或生亂者，恃理而不修也；亂或資理者，遭亂而能懼也。無難失守者，忽萬機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興邦者，涉庶事之艱而知救慎也。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旣往不可復追矣；其資理興邦之業，在陛下剋勵而謹修之。當至危至難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其道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計焉，捨己以從衆焉，違欲以遵道焉，遠儉佞而親忠直焉，推至誠而去逆詐焉，杜讒沮之路，廣諫諍之門焉，掃求利之法，務息人之術焉，錄片善片能，以盡羣材焉；忘小瑕小怨，俾無棄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勞神，不苦力，但在約之於心耳。又陛下天資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捨而不爲哉？斯道夕誓之於心，則可以感神明，動天地，朝施之於事，則可以服庶類，懷萬方。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天下不甯？昔太王以避狄而興，周文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難而恢盛業，由僻小而闡丕圖。況陛下稟英姿，承寶歷，四海之利權由己，列聖之德澤在人，苟能增修，莫有不濟。至如東北羣孽，荏苒連誅；溼原亂兵，倉卒犯禁。蓋上元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斷，有輕天下之心，使知艱難，將承福祚耳。伏願悔前禍，以答天戒，新聖化，以承天休。勿謂時鍾厄運，而自疑；勿謂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勵不息，足效昇平，豈止盪滌氛氣，旋復宮闈而已？愚臣不勝區區憂國奉君之至誠，有所切辭，不覺煩伏。惟陛下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直，千慮一得，或有取焉。謹奏。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隱朝昨日奉宣聖旨：「逆賊雖退，猶未收城。令臣審思當今所務，何者最切，具條錄奏來者。」伏以初經大

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調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尚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弊，咸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帖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遠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勸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僞雜糅於其間，聚怨叢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蓋謂含宏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情嫌，是衆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涪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懷懷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敘言，備詢禍亂之由，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亟行其

策。至於匹夫片善，采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儻行之不厭，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和平。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臣某言：賊泚誅，尙宥官禁。陛下思念宗廟，痛傷黎元，仁孝交感，至於憤激，猥以急務，下詢微臣。臣雖鄙懦，尊慕仁義，荷陛下知己之遇，感陛下思理之誠，愚衷所懷，承問輒發，不以淺深自揆，不以喜怒上虞，誠缺於周防，承順之規，是亦忠於陛下。一至之分也。前奉詔問，尋具上陳，請延羣臣，稍與親接，廣咨訪之路，開諫諍之門，通壅鬱之情，宏採拔之道。自獻答奏，迨茲彌旬，不聞施行，不賜酬詰，未審宸旨，以爲何如？昧於忖量，但務竭盡，恐由辭理蹇拙，不能暢達事情，悽悽血誠，敢願披瀝，頻煩黷冒，豈不慚惶？蓋犬馬感恩，思効之心，晷晷而不能自止者也。臣聞立國之本，在乎得衆，得衆之要在乎見情。故仲尼以謂人情者，聖王之田，言理道所由生也。是則時之否泰，事之損益，萬化所繫，必因人情。情有通塞，故否泰生，情有薄厚，故損益生。通天下之情者，莫智於聖人，盡聖人之心者，莫深於易象。其別卦也，乾下坤上則曰泰，坤下乾上則曰否，其取象也，損上益下則曰益，損下益上則爲損。乾爲天，爲君，坤爲地，爲臣，天在下而地處上，於位乖矣，而反謂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處下，於義順矣，而反謂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氣不交則庶物不育，情不交則萬邦不和。夫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損益之義，亦猶是焉。上約己而裕於人，人必悅而奉上矣，豈不謂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豈不謂之損乎？然則上下交而泰，不交而否，自損者人益，自益者人損，情之得失，豈容

易哉。故喻君爲舟，喻人爲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舟卽君道，水卽人情；舟順水之道，乃浮，違則沒；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則危。是以古先聖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心從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從其欲，乃至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夫幾者，事之微也；以聖人之德，天子之尊，且猶慎事之微，乃至一日萬慮，豈不以居上接下，懼失其情？

欽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微則萬幾之慮，不得不精也；危則覆舟之戒，不得不畏也。夫揆物以意，宣意以言，言或是非，莫若考於有跡跡，或成敗莫若驗於己行。自昔王業盛衰，君道得失，史冊盡在，粲然可徵。與衆同欲，靡不興；違衆自用，靡不廢。從善納諫，靡不固；遠賢恥過，靡不危。故詩書稱堯德，則曰：「稽於衆，捨己從人。」數舜之功，則曰：「明四目，達四聰。」言務同欲也。序禹之所由興，則曰：「益贊於禹，禹拜昌言。」述湯之所以王，則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言能納諫也。歌文王作周，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美武王剋殷，則曰：「亂臣十人，同德。」言皆從善也。堯舜禹湯文武此六君者，天下之盛王也，莫不從諫以輔德，詢衆以成功。是則德益盛者，慮益微，功愈高者，意愈下。及代之衰也，則道亦反焉。故書曰：「紂有德，非夷人，離心離德。」言違衆也。詩曰：「汝忽然於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又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會是莫聽，大命以傾。」言違賢也。書曰：「謂人莫己若者亡。」詩曰：「惟彼不慎，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人則狂。」言自用也。前史數桀紂之惡，曰：「強足以拒諫，辯足以飾非。」言恥過也。考得失於已行之迹，鑒盛衰於已驗之符，孰失道而不衰，孰得理而不盛，報應以類，影響不差，胡可不則而象之，敬而畏之乎？

自秦漢暨於周隋，其閉將歷千祀，代興者非一姓，繼覆者非一君。雖所遇殊時，所爲異迹，然失衆必敗，得衆必成。與堯舜禹湯同務者，必興；與桀紂幽厲同趣者，必覆。全失衆則全敗，全得衆則全成，多同於善則功多，甚同於惡則禍甚。善惡從類，端如貫珠，成敗象行，明若觀火。此歷代之元龜也。尙恐議者曰：「時異事異。」臣請復爲陛下粗舉近効之尤章者，以辯焉。太宗文皇帝以天縱之才，有神器之重，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威行如雷霆，明照俾日月，英略施於百務，

聖才被於九歌。固非庶品之所度量，常情之所鑽仰。然猶兢兢畏慎，懼失人心。每戒臣下獻規，恆以危亡爲慮。夙興聽理，日旰忘勞。公卿迭趨庭奏，庶務評議，得失與衆共之。下無滯情，上無私斷。退朝之暇，宴接侍臣，諮訪謀猷。詢求過闕，或論往古成敗，或問人閒事情。每言及暗主亂朝，則省懼自戒。言及賢君理代，則企竦思齊。言及稼穡艱難，則上下相匡，務遵勤儉。言及閭閻疾苦，則君臣同慮，議息征徭。懋德懲違，觸類滋長。尙恐過言謬舉，旣往難追。每召宰相平章，必遣諫官俱入，小有頗失，隨卽箴規。得一善必遽命甄昇，聽一諫必明加褒錫。故得時無闕事，人樂輸誠。又引文學之流，更直宿於內署，或講求典禮，或諷誦詩書。每至夜分，情忘厭倦。夫以太宗之德美，貞觀之理安，且循務得人心，其勤若此。是則人心之於理道，可一日而不接乎。高宗始年，亦觀聽納，故當時翕然歸美。以爲有貞觀之風。兼賴瓊澤在人，先範垂裕，幸無改作，俗以阜康。數十年閒，天下無事。承平之業，滋久。倦勤之意，頗彰。燕居益深，接下彌簡。前哲之耿光，浸遠。中宮之威柄，漸移。卒有嗣聖臨朝，天授革命。豈不以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懷，溺偏信於近狎。馴致禍變，幾將傾邦。雖亂匪自他，然共失一也。弊俗一靡，餘風遂疏。訖神龍景雲之閒，皆嬖倖亂朝，聰明不達。元宗躬定大難，手振宏綱，開懷納忠，克已從諫。專用舊老，採拔羣才。大臣不敢墮下情，私昵不敢干公議。朝清道泰，垂三十年。謂化已行，謂安可保。耳目之娛，漸廣。憂勤之志，稍衰。侈心一萌，邪道並進。倉懼竊柄者，則曰「德如堯舜矣，焉用勞神」。承意趣媚者，則曰「一時已太平矣，胡不爲樂」。有深謀遠慮者，謂之迂誕驚衆，有讜言切諫者，謂之誹謗邀名。至尊收視於穆清，上宰養威於廊廡。議重以頌美爲奉職，法吏以讖旨爲當官。司府以厚斂爲公忠，樞門以多賂爲問望。外寵持竊國之勢，內寵擅迴天之謠。禍機熾然，燄燄滋甚。舉天下如居積薪之上，人人懼焚。而朝廷相蒙，曾莫之省。日務遊宴，方謂有無疆之休。大盜一興，至今爲梗。豈不以忽於戒備，逸於居安。憚忠鯁之拂心，甘諛詐之從欲。漸漬不聞其失，以至於大失者乎。肅宗懲致寇之由，蕩撥亂之略，虛受廣納，同符乎太宗。招延詢謀，輟食廢寢，洞啓誠臚，推心與人。豁披胸襟，忘己應物。故得來蘇之

望允塞，配天之華勃興。先皇帝繼守恭勤，而益之以和惠；惠則有感，和則有親。雖時繼艱屯，而衆不難折，理尚寬大，務因循而重作爲。然於紫宸聽朝，常限三人奏事，亦宣諭德令，課責侍臣，或賞其盡規，或讓以容默，性本仁恕，寧多含宏，諫雖未從，且不深忤，情苟有阻，終獲上通。故君臣相安，而人亦小息。陛下英姿逸辯，邁絕人倫，武略雄圖，牢籠物表，憤習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臨，以嚴法制斷，流弊日久，恆恆太深，遠者驚疑而阻命，逃死之亂作；近者畏懼而偷容，避罪之態生。君臣意乖，上下情隔，君務致理而下防誅夷，臣將納忠而上慮欺誣，故睿誠不布於羣物，物情不達於睿聰。臣於往年，曾任御史，獲奉朝謁，僅欲半年。陛下嚴邃高居，未嘗降旨臨問，羣臣踟躕趨避，亦不列事奏陳，軒墀之閒，且未相諭，宇宙之廣，何由自通。雖復例對使臣，別延宰輔，既殊師錫，且異公言，未行者則戒以樞密勿論，已行者又謂之遂事不諫，漸生拘礙，動涉猜嫌。由是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親驗，往時之所聞，孰真孰虛，何得何失，則事之通塞，備詳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列聖升降之效，歷歷如彼，當今理亂之由，昭昭如此，未有不興於得衆，殆於失人，裕於僉諧，蔽於偏信，濟美因乎納諫，虧德由于乎自賢，善始本乎憂勤，失今萌乎安泰。今陛下將欲悔禍，儆備去危，從安若不循太宗創業之規，襲肅宗中興之理，鑒天寶致亂之所以，懲今者遷幸之所由，則何以孚聖懷，彰令問，新遠邇之聽，歸反側之心乎？前承德音，訪及庸鄙，敢緣私議，輒以獻聞。自爾已來，反覆千慮，愚智有分，信非可移，至今拳拳，猶滯所見，不勝愚誠懇款，謹復布露，以聞。臣某惶怖死罪，謹言。

卷三 奏草三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宣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

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俟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鶩，實裨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旣免罪戾，又蒙褒稱，庶盡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輟。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沉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由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

上之所爲靡不効；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意輕；撫不以恩，則効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淫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褒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爲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己，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取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是爲君子；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勿囑者，聖人之所尙。至於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旣尙諛，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道，於是有人入則造膝，出則詭辭之態興矣。茲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譖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霹靂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勅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

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効；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況不及中才，師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於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臣聞虞舜察讒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於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鰥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者不必然，逆於心者不必否，異於人者不必是，同於衆者不必非，辭拙而効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所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並苟縱私懷，不稽皇極，於以虧天下之理，於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歎，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

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轉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懷，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願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懷，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親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親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惑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已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情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虞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虞、楚之君，若知四子之忠，必不勦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卬、卬而爲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宏，上書論事，帝使難宏以十策，宏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訓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夏有以也。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鞋纒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陛下性含仁聖，意務雍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

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既；況有疎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宜於上，則怨譴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非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妄，愚謂進等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誠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賤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疎而斥之；自然物無壅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態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妄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抉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

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疑，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微臣所以屢屢塵蹟，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靜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沉，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右冀甯奉宣聖旨：「往年百官請上尊號，曰『聖神文武皇帝』。今緣經此寇難，諸事並宜改變，衆議欲得於朕舊號之中，更加一兩字。卿宜商量事體，穩便得否者？」伏以睿德神功，參天配地，巍巍蕩蕩，無得而名。臣子之心，務崇美號，雖或增累盈百，猶恐稱述未周。陛下既越常情，俯稽至理，愚衷未諭，安敢不言。竊以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今者鑿輿播越，未復宮闈，宗祏震驚，尙愆禋祀。中區多梗，大慙猶存。此乃人情向背之秋，天意去就之際。陛下誠宜深自懲勵，以收攬羣心，痛自貶損，以答謝靈譴。豈可近從末議，重益美名。既虧追咎之誠，必累中興之業。以臣庸蔽，未見其宜。乞更詳思，不爲兇孽所幸。此臣之至願也。謹奏。

重論尊號狀

右翼宵奉宣聖旨：「卿所商量加尊號事，雖則理體甚切；然時運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不信。卿宜爲朕更審思量，應亦無妨者。」臣聞德合天者謂之皇，德合地者謂之帝，德合人者謂之王。父天母地，以養人理物，各得其宜者，謂之天子。是皆至尊之殊號，極美之大名。雖欲變更，無踰於此。故伏羲神農黃帝堯舜，自生人已來，君德之最神聖者，天下尊之美之，亦已至矣。而其指以爲號者，或曰皇，或曰帝，唯目一字，且猶不兼。禹湯繼興，莫匪大聖，尙自菲薄，降號爲王。嬴秦德衰於殷周，而名竊於義，雖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昏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崇其號，無補於微猷；損其名，不傷於德美。然而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得失不侔，居然可辯。況今時遭屯否，事屬艱難，尤宜懼思，以自貶抑，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弼天戒。天時人事，理必相扶；人既好謙，天亦助順。陛下誠能斷自宸鑒，渙發德音，引咎降名，深自剋責，惟謙與順，一舉而二美從之。外可以收物情，內可以應元運，上可以高德於亶古，下可以垂法於無窮，興廢典，矯舊失，至明也；損虛飾，收美利，大智也。前聖之所以承保鴻名，常爲稱首者，謹於茲義而已矣。陛下何憚而不革，反欲加宥號，以受實患哉？元元道德經曰：「王侯自謂孤寡不穀，以賤爲本也。」周襄王遭亂，出居於鄭，告於諸侯曰：「不穀不德，鄙在鄭地。」春秋禮之，以其能降名也。漢光武詔，令上書者不得言聖，史册稱之，以其能損己也。臣願以賤微，獲承訪議，伊尹恥其君不如堯舜，臣亦恥之。是以誠發於中，不復防慮忌諱，赦其愚而鑒其理，惟明主行焉。謹奏。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右：隱朝奉宣聖旨，并以中書所撰赦文示臣。令臣審看可否。一如有須改張處，及事宜不盡，條錄奏來者。臣謹如詔旨，詳省再三，猶懼所見不周，兼與諸學士等參考得失，僉以爲綱條粗舉，文理亦通，事多循常，辭不失舊，用於平昔，頗亦可行。施之當今，則恐未稱。何則？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語論。自陛下嗣承大寶，志壹中區，窮用甲兵，竭取財賦，賸庶未達於暫勞之旨，而怨咨已深。昊穹不假以悔禍之期，而患難繼起。復以刑謫太峻，禁防傷嚴，上下不親，情志多壅。乃至變生都輦，盜據宮闈，九廟鞠陷於匪人，六師出次於郊邑，奔逼憂厄，言之痛心。自古禍亂所鍾，罕有若此之暴。今重圍雖解，逋寇尙存，裂土假王者四兇，滔天僭帝者二豎。又有顧瞻懷貳，叛援黨姦，其流實繁，不可悉數。皇輿未復，國柄未歸，勞者未獲休，功者未及賞，困窮者未暇恤，滯抑者未克伸，將欲紆多難而收羣心，唯在赦令誠言而已。安危所屬，其可忽諸？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昔成湯遇災而禱於桑野，躬自髡剔，以爲犧牲。古人所謂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體，良以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今茲德音，亦類於是。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以不廣，潤澤不可以不宏，宣暢鬱埋，不可不洞開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盡去癥痕，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若披重昏而覩朗曜，人人得其所欲，則何有不從者乎？應須改革事條，謹具別狀同進。除此之外，尙有所虞，竊以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人或未論而宣之以言，言必願心，心必副事。三者符合，不相越踰。本於至誠，乃可求感，事或未致，則如勿言。一虧其誠，終莫之信。伏惟陛下先斷厥志，乃施於辭，度其可行而宣之，其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其悔。言克誠而人心必感，人心既感而天下必平，事何可不詳？言何可不務？罄輸愚懇，伏聽聖裁。謹奏。

卷四 奏草四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右翼甯奉宣勅旨：「卿及諸學士名銜，宜並鈔錄進來。」翼甯又向臣說云：「聖意以臣等自到奉天，書詔填委，欲與改轉，以獎勤勞者。」承命竦慙，願慚非宜，進退徬徨，不知所措。臣謬以儒學，選居翰林，雖職異許謀，而恩參近侍。當陛下用兵之會，乏決勝之籌，從陛下避狄之遊，靡出奇之計，見危闕授命之節，知難無伏死之爭。事君大猷，臣則皆曠，屑屑供職，曾何足云？夫君之有臣，以濟理也；理不失道，亂何由生？亂之浸興，由理乖也；君之及難，實臣罪也。是以主愛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陛下躬罹逆裔，露處郊畿，圍廟震驚，斯謂辱矣！寇讎密邇，亦云愛矣！臣竊謂凡今在位，任重者其罪大，職近者其責深。臣之職司，頗亦爲近，是宜當責，安可增榮？又聞初到奉天，已頒詔命，應是屢從將吏，一例並加兩階。今若翰林之中，獨蒙改轉，乃是行賞不類。命官以私錄微勞，則臣等遷位過優；勸來者則從官加階太薄。先後失次，輕重不倫。凡百具寮，誰不解體？夫行罰先貴近而後卑遠，則令不犯；行賞先卑遠而後貴近，則功不遺。至如徇主忘家，固是臣子常分；追陪輦蹕，曷足甄稱？陛下必以朝官之中，有來有否，事須旌別，以儆不從。則望先錄大勞，次徧羣品，然後以例均被。臣亦何敢獨辭殊渥，曲臨實傷大體，不任視懼之至。謹奉狀以聞。謹奏。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

其北庶之心者，天子之宮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諸者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蓋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一貨恃而入，必恃而出。」豈非其明効歟？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饕。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鑿與外幸，旣屬憂危之運，宜增儆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覩右廊之下，榜列二庫之名，攫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尙梗，師旅方殷，瘡痍呻吟之聲，喚咻未息。忠勤戰守之効，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遠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竊搦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譁讟，或醜肆謳謠，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阹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難旣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怨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彊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

是用刑。然則宣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持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壅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歸，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殄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但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纖麗，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非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墜典，整緝禁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悒少失多，廉賈不處，竊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効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

奉天論解蕭復狀

右冀甯奉宣聖旨：緣國家賦稅，多出江淮。既未收復京城，恐遠路傳說過甚，所以欲得遣一大臣，往彼宣慰，以安遠近之情。初欲簡擇此使，並先共宰相商量。皆云：「蕭復久任江外刺史，諳彼事宜，又就宰相之中，名望最重，令其往彼宣慰，人必望風悅服。」其時蕭復亦自見此商議，更無異同，朕猶不能自斷。遂喚諸朝士，般次對見，一一親向說宣慰之意，問其穩便已否。皆云至要，並無異辭。朕所以更不疾惑，已與擇得發日，及其臨行，從一等卻論奏欲得且留蕭復，又頗有朝官上封事，亦與從一等等意同。朕忽見此，翻覆非常，悵恨數日，思量不測其故，意況必是蕭復計會，遣其論奏。蕭復又有何事，苦欲得住，其意深不可會。卿比來諳此人性行否？兼與朕子細思

料若不肯去，其意何在者？蕭復往年曾任常州刺史，臣其時寄住常州，首尾二年，閱其理行；及到京邑，多與往來；歲月滋深，情意相得，復之志性，臣則備諳。本是貴門，又聯戚屬，痛自修勵，慕爲清貞，矯枉太深，時或過當。論經義，則以守死善道，執心不同爲本；議人物，則以魏元忠、宋璟爲師，已之所行，皆欲盡善。故涉好名之累，亦無應變之才，用雖不周，行則可保。至如二三爽德，翻覆挾姦，復之爲人，必不至是。安有親承計議，退自褻淪，私誘官僚，曲令干說，是同兒戲，非近人情。雖甚狂愚，猶應不敢。若稍恭慎，固當不爲，況乃見稱名流，獲踐清賞，備股肱之任，承渥澤之私，何心何顏，忍至於此！假令蕭復之意，或欲逗留，然於從一之徒，甯肯附會。臣緣自到行在，常居禁中，向外事，視聽都絕，忽承顧問，莫測端由。陛下必欲研窮斯理，不爲難察。初舉蕭復充使，本是從一等商量，後請蕭復不行，又是從一等論奏，一矛一楯，理必有歸，或遣或留，意將安在？但垂睿詰，孰敢面謾。蕭復若相屬求，則從一等何容爲隱，從一等儻自迴互，則蕭復不當受疑。陛下奚憚而不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辯則罔寬，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獲辯。是使情僞相糅，忠邪靡分，茲實居上御下之要樞，惟陛下留意幸察！謹奏。

奉天薦袁高等狀

袁高楊頊（已上二人並任御史中丞）裴諤（曾任金吾將軍）孫咸（曾任京兆少尹）周皓（曾任丹延都團練觀察使）裴胄（曾任宣州刺史）崔造殷亮李舟（已上並任郎官）何士幹姚南仲陸淳沈既濟（已上曾任補闕拾遺）右臣近因奏對，言及任人。陛下累歎乏才，惘然憂見於色。臣退而思省，且喜且慙，所喜者，樂陛下急於求賢，明君致理之資也；所慙者，取近侍不能薦士，微臣竊位之罪也。輒自揣摩，思舉所知，猶懼鑒識不明，品藻非當，反覆參校，未果上聞。昨蒙宣示「中書進擬量移官，令臣審看可否者」，因悟貶降之輩，其

中甚有可稱，臣以素所諳知，兼聞公議。此狀之內，僅得十人，狀所不該，又有三四。或因連累左黜，或遭讒忌外遷；互有行能，咸著名跡。寘之清列，皆謂良材。若但準例量移，及令仍舊出守，固非陛下愛賢之意，亦乖海內望理之心。儻蒙特恩，追赴行在，試垂訪按，必有可觀。錄用棄瑕，旣符德號，振流求舊，亦闡大猷。謹錄薦陳，庶備採擇，其餘差序遠近，並具別狀以聞。謹奏。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右賊泚稽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翦，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陛下意在全後，委曲聽從，觀其所爲，亦未知感若不別務規略，漸相制持，唯以姑息求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固不可以尋常容易處之。今李晟奏請移軍，適遇臣銜命宣慰懷光，偶論此事，臣遂訊問所宜。懷光乃云：「李晟既欲別行，某亦都不要藉。臣猶慮有翻覆，因美其軍威強，懷光大自矜誇，轉有輕晟之意。臣又從容問云：「昨發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從此卻迴，或恐聖旨顧問，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肆輕言，不可中變。遂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要約再三，非不詳審。雖欲追悔，固難爲辭。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勅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其手詔之大意云：「昨得李晟奏，請移軍城東，以分賊勢，朕緣未知利害，本欲委卿商量，適會陸贄從彼宣慰迴奏云：「見卿論敘軍情，語及於此，仍言許去，事亦無妨。」遂勅本軍，允其所請。卿宜授以謀略，分路夾攻，務使叶齊，剋平寇孽。」如此，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本緣糧賜不均，偶屬移軍，事相諧會，又幸懷光詭對，且無阻絕之言，機宜合并，若有幽贊，一失其便，後何悔追？伏望聖聰速垂裁斷。謹奏。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右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強，不資傍助。比者又遣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處，必不兩全。彊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歎危切，實堪疚心。太上消慝於未萌，其次救失於始兆，況乎事情已露，禍難垂成，委而不謀，何以甯亂？李晟見機慮變，先請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他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訛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聲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爲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爲鯨鯢，變在朝夕，留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建勳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圍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以前件事宜，臣昨晚自行營迴，面奉進止，以臣「所商量許李晟移就城東，灼然穩便，但慮懷光不免悵望，因此生詞，轉難調息，則不如不去，令臣更審細思量奏來者。」臣以事機得失，所繫安危，千慮百思，通夕忘寐，誠以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終有大患，處輓轡而不思出險者，必無久安，譬陳芻蕘，惟所省擇，謹奏。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自發洋州已來，累路百姓進獻果子、胡瓜等，雖甚微細，且有此心，今擬各與散試官，卿

宜商量可否者？伏以爵位者，天下之公器，而國之大柄也；唯功勳才德，所宜處之。非此二途，不在賞典；恆宜慎惜，理不可輕。輕用之，則是壞其公器而失其大柄也。器壞則人將不重，柄失則國無所持。起端雖微，流弊必大。緣路所獻瓜果，蓋是野人微情有之，不足光聖猷，無之不足虧至化。量以錢帛爲賜，足彰行幸之恩，饋獻酬官，恐非令典。謹奏。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右：欽。齊中書所與進瓜果人擬官狀示臣，仍奉宣聖旨：「朕所到處，欲得人心喜悅，試官虛名，無損於事，宰臣已商量進擬，與亦無妨者。」臣愚以爲信賞必罰，霸王之資，輕爵重刑，衰亂之漸。信賞在功，無不報，必罰在罪，無不懲。非功而獲爵，則爵輕；非罪而肆刑，則刑褻。爵賞刑罰，國之大綱，一綱或隳，萬目皆弛。雖有善理，末如之何。天寶末年，嬖倖傾國，爵以情授，賞以寵加，天下蕩然，紀綱始紊。逆羯乘釁，遂亂中原，遣戎歲增，策勳日廣，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青朱雜沓於胥徒，金紫普施於輿皂。薰蕕無辨，涇渭不分。二紀於茲，莫之能整。當今所病，方在爵輕，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人？聖旨以爲試官虛名，無損於事，臣伏恐陛下思之未熟，偶有是言，儻或謂之信然，臣竊以爲過矣。夫立國之道，惟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爲重，利近實而於德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輕重，並行而不傷，迭用而不悖，因衆之欲，度時之宜，消息盈虛，使人不倦者，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物力不給；專虛名而不副之以實，則誕謾而人情不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貨財，賦秩廩，所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所以飾虛也。居上者必明其義，達其變，相須以爲表裏，使人日用而不知，則爲國之權得矣。謹按命秩之載於甲令者，有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授俸者，唯繫

於職事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脂色黃
萎而已；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憤賞，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
權。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雖則授無費祿，受不占員，然而突銛鋒，排患難者，則以是賞之；竭筋力，展勤効
者，又以是酬之。其爲用也，可謂重矣。今或捧瓜一器，挈果一盛，亦授試官，以酬所獻。則彼突銛鋒而竭筋力者，必
相謂曰：「吾以忘軀命而獲官，此以進瓜果而獲官，是乃國家以吾之軀命同於瓜果矣。」瓜果草木也，視人如
草木，誰復爲用哉？且員外試官，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唯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所
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今陛下若又輕用之，以爲無損於事，人寤斯旨，復何賴焉？後之立
功，曷用爲賞？陛下若欲賞之以職事，則官員有限，而勳伐無窮，固不勝其用矣。陛下若欲賞之以貨財，則人力已
殫，而帑藏皆匱，固不充其費矣。既未有實利以敦勸，又不重虛名而濫施，人無藉焉，何以爲國？且植瓜樹果，多是
野人貧者所資，唯在衣食，假以冗號，亦奚用焉？必欲使之歡欣，不如厚賞錢帛，人不失利，國不失權，各得所宜，兩
全其實，何有不可？願傷大猷，願留睿思，更少詳度。謹奏。

卷五 奏草五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右欽漣奉宣聖旨：「緣唐安公主喪亡，不可向此開遷厝；權令造一塔安置，待收復京城，卽擬將歸，以禮葬
送。所造塔役功費用，亦甚微小，都不合是宰相所論之事。姜公輔忽有表奏，都無道理；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
朕本拔擢，將爲腹心，今卻如此，豈不負朕至深？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公輔頓在翰林，與臣久同職任，臣今據
理辨直，則涉於私黨之嫌，希旨順承，則違於匡輔之義。涉嫌止貽於身患，違義實玷於君恩，徇身忘君，臣之恥也。

別嫌疑義，主之明也；臣今不敢冒行所恥，亦賴陛下明聖而鑒焉！古語有之：「順旨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故人臣皆爭順旨而避逆意，非忘家爲國捐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是以哲后興王，知其若此，求諫如不及，納善如轉圜，諒直者嘉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怒之，狂誕者容之，仍慮驕汰之易滋，而忠實之不聞也。於是置敢諫之鼓，植告善之旌，懸戒慎之鞀，立司過之士，猶懼其未也。又設官制，以言爲常。由是有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尙恐其怠也。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而振警之，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然非明智不能招直言，非聖德不能求過行。招直則其智彌大，求過則其德彌光。唯衰亂之朝，闇惑之主，則必諱其過行，忿其直言，以阿諛爲納忠，以諫爭爲揚惡，怨讟溢於下國，而耳不欲聞，腥德達於上天，而心不求寤。迨乎顛覆，猶未知非情之昏迷，乃至於是！故明者廣納以成德，闇者獨用而敗身，成敗之途，千古相襲。與敗同轍者，覆與成同軌者，罔不昌。以陛下日月之明，江海之量，自當矯夏癸，殷辛拒諫飾非之慝，協大禹成湯，拜言改過之誠。矧又時運方屯，物情猶鬱，乃是陛下握髮吐哺之日，宵衣旰食之辰，士無賢愚，咸宜錄用，言無大小，皆務招延，固不可復有忤逆之嫌，甘辛之忌也。夫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心爲心，恆恐一夫不盡其情，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納，唯善是求，豈從諫不拂而已哉？乃至求謗言，聽輿誦，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故英華靡遺，芻蕘不以賤品而不詢，故幽隱必達。今公輔官在諫議，任居宰衡，獻替彌綸，乃共職分，比於芻蕘，葑菲豈不優而且重哉？此理之常，奚足怪也。縱使引喻非當，不猶愈於輿誦乎？矯激過深，不猶愈於謗言乎？晉文聽輿人之誦，而霸業興，虞舜設誹謗之木，而帝德廣，斯實聖賢之高躡。陛下何疾焉？聖旨又以造塔役費微小，非宰臣所論之事，下臣愚戇，竊謂不然。當問理之是非，豈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爲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若造塔爲非，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夫小者大之漸，微者著之萌，故君子慎初，聖人存戒，知幾者所貴乎？不掩而復，制理者必在於未亂之前。本立輔臣，置之左右，朝夕納誨，意在防微，微而弼之，乃其職也。涓涓不遏，終變

桑田；彼彼靡除，卒燎原野；流燭已甚，禍災已成；雖欲救之，固無及矣！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易曰：「小人以小善爲无益而不爲也，以小惡爲无傷而不忌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則小之不可不慎也如此。陸下安得使之勿論乎？虞書載咎繇之言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慎也，業業危也，幾者動之微也。唐虞之際，主聖臣賢，庶績咸熙，萬邦已協，而猶上下相戒，既慎且危，慮事之微，日至萬數，然則微之不可不重也如此。陸下又安可忽而勿念乎？舜之爲君，始作漆器，羣臣固爭，咸謂非宜，漆器之爲用也甚堅，其爲費也蓋寡；然猶相繼諷諫者，豈不欲杜其漸而慎其初歟？是知君臣之閒，義同一體，事同大小，相須而成。故舜命其臣曰：「作朕股肱耳目。」夫股肱之奉元首，不以煩細而闕於運行；耳目之助心靈，不以么微而廢於視聽；是以臣子之於君父也，盡其敬而敬焉，盡其愛而愛焉，敬則願及於尊榮，愛則懼陷於過惡，萬邦黎獻，莫不皆然；而況位列朝廷，任當輔弼，主辱與辱，主安與安，此而不言，誰復言者？禮曰：「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若宰相者，可謂近矣；事或乖誤，得無諍乎？武丁賢君也，傳說賢相也，而武丁引金作礪，以命其相，說論未從，繩以戒其君，是則輔弼之任，匡救攸屬，巨細之事，悉宜盡規。陸下所言役費微小，非宰相所論之事；又謂指朕過失，擬自取名，此誠異乎愚臣之所聞，是以願披肺腑，而不敢自默者也！若以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若以諫爭爲取名，則隲射之臣，不應垂訓於聖典；獻替列職，竟使奚爲？左右有人，復將焉用？臣竊謂指過以示直，固不如改過以見稱；進諫以取名，固不如納諫之爲美。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陸下莫大之善；所取者，適足以資陸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陸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不容，則陸下被違諫之謗，是乃掩己過而過彌著，損彼名而名益彰，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一獲一失，可不慎乎？伏願嘉忤旨之忠，祛逆耳之吝，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

謹奏

又答論姜公輔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省卿所奏公輔事宜，雖甚知卿盡忠，然似未會朕意。朕意以公輔才行，共宰相都不相當。在奉天時，早欲停罷，後因公輔辭退，朕已對面許訖，尋屬懷光背叛，遂且因循，容到山南。公輔知朕必擬移改，所以固論造塔事，賣直取名，據此用心，豈是良善。朕所以惆悵者，祇緣如此。卿今疑朕不能納諫，殊乖本意。臣以懃執，務在樸忠，推理而言，有懷必盡。審意元妙，非凡所窺，如臣懵昧之材，且無希伺之志，奏報失旨，宜其固然。所冀錄微款而矜至愚，實天下幸甚！古人有言曰：「明主者可以理奪。」又曰：「主聖則臣直。」今陛下稟天縱之才，備明聖之資，臣若抱理莫伸，守直不固，上虧至化，罪莫大焉！輒復據直道而理其前言，惟陛下留意幸察。臣竊以領覽萬幾，必先虛其心，鑑鏡羣情，必先誠其意。蓋以心不虛則物或見阻，意不誠則人皆可疑。阻於物者，物亦阻焉；疑於人者，人亦疑焉。萬物阻之，非人疑之，將欲感人心致於和平，盡物理使無紕繆，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無乃愈疎乎？孔子曰：「不遷怒，不儻不信。」豈非懼於肆情逞憾，以至於失中違道者哉？臣之區區，志欲匡輔，是以前者奏疏，願陛下平積憤之氣，弭逆詐之情，然後試以愚言，反覆參校，庶臻至理，且亮微誠。今陛下以素欲廢罷公輔之心，而謂其所行皆非良善，則是遷怒而積憤之氣未平也。陛下揣公輔知必移改之意，而謂其所言皆欲取名，則是儻不信，而逆詐之情未弭也。逆詐未弭，積憤未平，固宜公輔獲戾於蓄疑，下臣見尤於乖意。謂之至當，則或不然。夫臣之獻言，以助理也；君之求諫，以弼違也。言苟助理，何必以人而廢言；諫苟弼違，何必貴意而拒諫。若彼言無足用意，雖善而奚爲？諫有可從，人雖咎而甯捨？古先聖王所以採葑菲，詢芻蕘，傳謗言，用仇怨，急於聽納，乃至於斯，其意無他，惟義所在。願陛下不以憎嫌而遺其片善，不務精察而謂之大明。忠言者利於行而拂於情，唯計慮至熟，乃能無忤。幸紆宸鑒，更審所宜，謹奏。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右曲環所領一軍，悉是朱泚部曲，或領在鳳翔所管，或本從河朔同來。後因泚宋用兵，權抽赴彼應援，所以行營將士，猶舉幽隴爲名。今之元兇，乃其舊帥，岐下則楚琳助亂，薊門則朱滔黨茲。獨此偏師，漂然河上，其營幕則寄於他士，其家屬則陷於匪人。又屬汴路，姦虞浚城，陷覆糧餉，屢絕資裝，久殫士卒常情，固難安處。是宜績歸舊管，否則散適樂郊。而曲環撫之，悉無離叛，孤軍自守，亦不苟從。處危能安，聞難輒赴，甚推齊肅累著功勳。近日將帥之中，罕有如環之比。考其才節，絕有過人，但緣羈寓多時，窮匱轉甚。繼陳章奏，言及酸辛，告急朝廷，則力未能救，求哀郡府，則人莫見憂，覽其辭情，可爲流涕。若失於應接，則終以危亡，良將義徒，實在深惜。願陛下不以常人遇之，不以常事遣之。方今勢可相資，唯有江左完實，恐須密勅韓混，切令贍恤。此軍器甲衣糧，咸使周足，因賜劉洽手詔，亦委加意保持，若得自存，必有成績。非艱難無以表特操，非英聖不能全異才。有功見知，人必悅勸，臣不勝區區爲國獎善拯危之意。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右欽諫齋蕭復表示臣，兼奉宣聖旨：「朕比緣李懷光兇狂，權且就此迴避山南，旣與京畿接近，指麾兵馬，日望收城。今蕭復勸朕令幸江陵，表狀之中，張皇頗甚，朕不會其意。昨問從一，從一亦甚驚怪，不知事由。蕭復奏事官李充，朕適喚對共語，亦似不是純良，此人莫是李承昭家子弟否？卿宜審看蕭復表中意趣，斟酌奏來者。」臣伏觀其表，兼揣其情，蓋以遠路傳聞，事多失實。大臣獻納，務且竭誠，雖有過當之虞，失中之策，但宜勿用，不足爲尤。何則？駐蹕奉天，屯難已甚，況又不駐，艱危可知。蕭復備位樞衡，奉使宣撫，忽聞變故，甯免驚憂。梁岷之閒，窮

盜特甚；輦輓攸止，資奉實難。凡在戀主之誠，各懷後后之志；是以延賞奉迎於西蜀，韓滉望幸於東吳。此乃臣子之常情，古今之通理。蕭復所請，亦類於斯。事雖非宜，意則可恕。李充頃任御史，臣嘗與之同寮，其人是故福建觀察使李椅之男，共承昭房從已遠，才頗通敏，性亦溫恭，宗族之中，足稱佳器。伏願更廣詢訪，方驗臣言不誣。謹奏。

又答論蕭復狀

右欽。憲奉宣聖旨：「卿所奏蕭復事，朕已具悉。假使更無別意，終是不識事宜。今巡行諸道，轉恐事多乖失。緣孟暉年老，今欲除蕭復爲福建觀察使，便令赴任，去就亦應得所。卿意以爲何如者？」伏以將相之任，所委皆崇，中外迭居，亦是常理。然君臣有禮，進退不可以不全；理體有宜，本末不可以不稱。頃盜興都邑，駕適郊畿，陛下梅征賦之殷繁，念黎元之困悴，誕降慈旨，深示憫傷，特遣大臣，普詢疾苦。本期還報，將議優蠲，衆情曷曷，日望上達。今若未終前命，遽授遠藩，則是膏澤將布而復收，渙汗已發而中廢。事旣失望，人何以觀。斯乃進退之禮不全，本末之宜不稱，謂爲得所，臣實疑之。儻慮處事乖方，不欲淹留在外，則常論以詔旨，促其歸程。遠郡巡歷未周，但令副介分往，待其復命，親訪物情，革弊垂恩，用符德號。使務旣畢，能否益彰，徐擇所宜，以圖進退，庶於事體，允得厥中。謹奏。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右欽。憲奉宣聖旨：「近日往往有卑官從山北來，皆稱自京城偷路，奔赴行在。大都此輩多非良善，有一刑建，論說賊中體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是窺覘。今且令留在一處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相尋，恐有姦計。卿宜商量如何穩便者。」臣伏以任總百揆者，與一職之守不同；富有萬國者，與百揆之體復異。蓋尊領其要，

卑主其詳；尊尚恢宏，卑務近細。是以練覈小事，糾察微姦，此有司之守也；維御萬樞，選建庶長，總綱而衆目咸舉，明邇而羣方自通，此大臣之任也。愚智兼納，供纖靡遺，蓋之如天，容之如地，垂旒黻纁而黜其聰察，匿瑕藏疾而務於包含，不示威而人畏之，如雷霆不用明而人仰之，如日月，此天子之德也。以卑而僭用尊道，則職廢於下；以尊而降代卑職，則德喪於上。職廢則事不舉，德喪則人不歸，事不舉者，弊雖切而患輕，人不歸者，釁似微而禍重。茲道得失，所關興亡。聖王知宇宙之大，不可以耳目周，故清其無爲之心，而觀物之自爲也。知億兆之多，不可以智力勝，故壹其至誠之意，而感人之不誠也。異於是者，乃以一人之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故宣尼述陶唐之盛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周詩美文王之德曰：「不知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是皆覆育萬物，渾然大同，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項籍納秦降卒二十萬，慮其懷詐復叛，一舉而盡坑之，其於防慮，亦已甚矣。漢高豁達大度，天下之士至者，納用不疑，其於備慮，可謂疏矣。然而項氏以滅，劉氏以昌，蓄疑之與推誠，其效固不同也。秦皇嚴衛雄猜，而荆軻奮其陰計，光武寬容博厚，而馬援輸其款誠。豈不以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感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膂有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有矣。臣故曰：「茲道得失，所關興亡。」伏惟陛下睿哲文思，光被四表，孝友勤儉，行萬百王，然猶化未大同，俗未至理者，良以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幾，有獨取區寓之意，謀吞衆略，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政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蓋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懷反側者，迫於攻討。馴致離叛，構成禍災，兵連於外，變起於內，歲律未半，乘輿遽遷，國家艱屯，古未嘗有。以陛下至聖之德，而遭茲殷憂之期，天其或者欲大啓睿心，做小失而崇丕業耳。臣謂陛下當奉若天意，追咎已然，凡所致寇之由，悉已詳知其故，將革前弊，以消羣疑，今承德音，尙襲流誤，若未悔禍，何由弭災？臣獲蒙過知，又辱下問，若務順旨，是爲欺天，庸敢指陳，庶裨闕漏。往歲初奮師旅，四征不庭，義烈之

徒，人思自效。捨逆歸款者，繼獻於闕下；陳謀諫失者，爭詣於禁門。陛下能於此時，乘軍氣之方雄，因人心之願盡，輟沐吐哺，虛襟坦懷，海納風行，不疑不滯；功者報之，義者旌之，直者獎之，才者任之。其或有志而無補於時，敢言而不當其理，亦必恕其妄作，錄其善心，率皆優容，以禮進退。如此則海內風靡，翕然歸心；賢愚咸懷，小大畢力。茲爾凶醜，曾何足乎？臣固知久已理安，必無奉天之幸矣。其所以孕禍胎而索義氣者，在乎獨斷宸慮，專任睿明。降附者意其窺覷，輸誠者謂其遊說；論官軍撓敗者，猜其挾姦毀沮；陳兇黨強狡者，疑其爲賊張皇。獻計者防其漏言，進諫者憚其宣謗。凡此之類，悉貽聖憂。咸使拘留，謂之安置。或詰責而寘於客省，或勞慰而延於紫庭。雖呵獎頗異其辭，然於園閤一也。既杜出入勢同狴牢，解釋無期，死生莫測，守護且峻，家私不通，一遭繫維，動歷年歲，想其痛憤，何可勝言。由是歸化漸稀，而上封殆絕矣。徇義之心，既阻，脅從之黨，彌堅；而貴近之臣，往來之使，希望風旨，詭辭取容，唯搗樂聞，不憂失實。咸言聖謀深遠，策略如神，小寇孤危，滅亡無日。陛下急於誅惡，皆謂其事信然。窮兵竭財，坐待乎一人，心轉潰，寇亂愈茲，遂至穀下生戎，宮闈不守。儻陛下能於此際，遽敷大號，謝過萬方，敘忠良，見忌之寃，而舉其尤鯁亮者，加之厚秩，糾阿諛不實之罪，而數其極姦妄者，處之大刑。賞罰既明，忠邪畢辨，以此臨下，誰敢不誠？以此懷人，何有不服？過而能改，亂亦過安。臣固知尋復京師，必無梁岷之遊矣。陛下既闕慎於始，又失圖於中，收之西隅，唯在茲日，豈可復使一事紕繆，一言過差哉？今賊泚未平，懷光繼叛，都邑城闕，揆揅迭居，關輔郊畿，豺狼雜處，朝廷僻介於遠郡，道路緣歷於連山，杖策從君，其能有幾？推心降接，猶恐未多，稍不禮焉，固不來矣。若又就加猜劾，且復囚拘，使反者得辭，來者懷懼，則天下有心之士，安敢復言忠義哉？卵胎不傷，麟鳳方至；魚驚咸若，龜龍乃遊。蓋悅近者來遠之資，懷小者致大之術也。竊料邢建等輩，必非助逆之徒，假如過有張皇，跡涉疑似，亦望矜愍惜體，屈法裕人，並量器能，隨事甄貸。武者措之於戎伍，文者付之於宰司。大則授以職員，次但優其選序，必有須離行在，難處親軍，則或除諸道一官，或委諸使錄用，就其常分，各稍加恩。古人有言：「撫

我則后，虛我則讎。一惠澤所及，謳歌乃歸；流聞四方，孰不欣戴？昔趙殺鳴犢，聖人輟行；燕尊郭隗，賢士繼往。況乎天子所作，天下式瞻；一言阻物，則天下莫不自疑；一事恤人，則天下莫不同悅。固不可以小失爲無損而不悔，亦不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行。小猶慎之，矧又非小？願陛下惟事無大小，皆以覆車之轍爲戒，實宗社無疆之休。謹奏。

卷六 奏草六

興元賀吐蕃尙結贊抽軍迴歸狀

右欽諫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尙結贊頻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剋期同收京城。緣春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尙結贊等並抽兵迴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迴歸，甚失準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多，若無蕃軍應援，深慮被賊衝突。卿試料量事勢如何？」臣質性屏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實深。竊謂蕃戎迴歸，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諫口奏，訖伏恐未盡愚款，尙勞聖憂，謹附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犬羊同類，狐鼠爲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爲邊患。陰詐難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已來近事準之，則戒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遠，而乃邀求寢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噴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要約竟未堅決，立碑纔畢，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斯可驗。遠至盜驚都邑，駕幸郊畿，結贊總戎在邊，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徠，逗留持疑，竟不時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遠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陛下猶望蕃兵以宵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事頗多，豺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觀變，推移頻與諸軍剋期，至時皆不赴。

會致令羣帥進退憂慮，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姦且驕，曷望成績？非唯變態難測，且又妨授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臣請復爲陛下根本其說，則人情物理，昭然皆可得而察焉。向者謀誘蕃兵，本是使臣失策。陛下急於戡亂，嘉彼效誠，唯恐後時，不暇詳議。遽降優詔，促令進軍，遠近聞之，莫不危駭。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怠我之師，堅寇之衆，戎心變詐，復未可量。以此益兵，但招其損耳。以此靖國，適資其亂耳。抑昨蕃戎未退，臣又竊有過憂。流聞結贊好謀，恐其潛畜姦計。儻或幸朝廷播越之際，乘賊此窮蹙之時，輕犯近郊，若升虛邑，耀兵牧馬，不卻不前，外奉國家，內通兇逆，兩持誘脅之勢，俱納贈遺之資，旁觀戰爭，坐乘衰弊。如此則王師不得伐叛，燕黎不得甯居，賊必耗亡，我亦困竭。京甸所有，勢無子遺。千里邱墟，得將安用？是乃戎有萬全之利，我有不測之危。臣所以痛心傷神，晝驚夕惕者，慮其意及於此也。所賴天奪其魄，神降之災，觀機若暝，違厲自遁。實是穹悔禍之應，列聖垂祐之期。廓清妖氣，慶必非遠。何以知其然也？自賊此之亂，始於暴兵，因徵役之繁興，乘衛禁之闕備，誘扇羣慝，遂謀大姦。逆天僭君，躬擐攻逼。凡有血氣，皆知惋嘆。矧伊忠良，孰不痛憤？獨惡無與，何能久存？加以聖德日新，改過不吝，布革弊之詔，宏恤隱之懷。天下黎元，翕然遷善，易心改觀，厭亂思安。和風旣揚，昏祲自斂。蠢茲狂悖，倖久合殲夷。頃屬懷光昏迷，緩師養寇，吐蕃干撓，生事惑人，故使義士無施，厲階猶梗。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又各士馬非多，資糧向竭。若不降賊，卽須建功。此輩寵任已崇，貴位已極。建功則寵增，而位固降。賊則名辱而身危，況賊之兇愚，滅亡可必。賊之孤劣，剪撲非難。孰肯舍固而就危，違寵而從辱，棄垂成之業，臣將滅之虜哉？旣牽於利害之情，理不同惡；又迫於單乏之急，勢難久居。勢理相驅，安能無戰？渾瑊統戴休顏，韓遊瓌乘其西北，李晟率駱元光尙可孤攻其東南，同病相資，自當合力。但願陛下慎

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尙眷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臣愚不任懇悃之至，輒以私懷忤度，謹冒昧以聞。謹奏。

興元奏請許渾、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右：鈞渙奉宣聖旨：「省卿所奏蕃軍退歸，及關中體勢，理皆切當，甚慰朕懷。然渾瑊、李晟等諸軍，須有商量規畫，令其進取。朕見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速奏來者。」臣聞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感。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之，於關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夫然，故軍敗則死衆，戰勝則策勳，不用刑而師律貞，不勞慮而武功立。其於委任之體，豈不博大哉？其於責成之利，豈不精覈哉？自昔帝王之所以夷大艱，成大業者，由此道也。其或疑於委任，以制斷由己爲大權，昧於責成，以指麾順旨爲良將，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違令則失順，從令則失宜；失順則挫君之嚴，失宜則敗君之衆；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其於分畫之道，豈不兩傷哉？其於經綸之術，豈不都謬哉？自昔帝王之所以長亂繁刑，喪師威國者，由此道也。茲道得失，兵家大樞，當今事宜，所繫尤切。蓋以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燎，千里迢遙；臨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爲規裁；及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垂聖謀。豈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者，皆自謂勦業由己，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

之恩；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其勢當令智者騁謀，勇者奮力，小大咸極其分。賢愚各適其懷，將自效忠，兵自樂戰。與夫迫於驅制不得已而從之者，志氣何啻百倍哉？夫君上之權，特異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思，或有可取。謹奏。

興元請撫循李楚琳狀

右件官比緣性行無良，多爲時議所惡，頻被封章論奏，言其心挾兩端，若不隄防，恐妄生窺伺，謂宜斥絕，用杜姦邪。近者鳳翔使來，絕不蒙恩，召見滯留數輩，並未放還，伏恐陛下不忍忿心，頗從輿議，以臣憊憊，竊謂非宜。李楚琳乘時艱危，倣擾岐下，賊殺戎帥，款結兇渠，奉天之圍，頗亦有助。其於叛亂，海內彰聞。論者今始紛紜，一何知見之晚耶？但以乘輿未復，大憝猶存，勤王之師，悉在畿內，急宜速告，晷刻是爭。商嶺則道迂且遙，雒谷復爲盜所扼，僅通王命，唯在褒斜。此路若又阻艱，南北遂將覓絕。以諸鎮危疑之勢，居二逆誘脅之中，洵洵羣情，各懷向背。賊勝則往，我勝則來，其閒事機，不容差跌。儻或楚琳發憾，公肆猖狂，南塞要衝，東延巨猾，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甚病哉？且楚琳本懷惟惡是務，今能兩端顧望，乃是天誘其衷，故通歸塗，將濟大業。陛下誠宜深以爲念，厚加撫循，得其持疑，便足集事。儻能遷善，亦可濟師。今若徇褊狹之談，露猜阻之跡，懼者甚衆，豈唯一夫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溫良之徒。驅駕擾馴，唯在所馭。朝稱兇悖，夕謂忠純，始爲寇讎，終作卿相。知陳平無行而不棄，忿韓信自王而遂封。蒯通以折理獲全，雍齒以積恨先賞。此漢祖所以恢帝業也。置射鉤之賊，而任其才，釋斬祛之怨，以免於難。此桓文所以宏霸功也。然則當事之要，雖罪惡不得不容，適時之宜，雖仇讎不得不用。陛下必欲精求素行，迫狹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凡今將吏，豈得盡無

疵瑕人皆省思，孰免疑畏？又況阻命之輩，脅從之流，自知負恩，安敢歸化？斯輩非小，所宜速圖。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又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君陳曰：「無忿疾於頑。」又曰：「必有忍，其乃有濟。」伏願陛下必以英主大略，聖人格言爲元龜，固不可納豎儒小忠，以虧撓興復之業也。臣不勝憂國至計，謹啓事以聞。謹奏。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右欽_○徽_○奉_○宣_○聖_○旨_○：「比在奉天將士，並賜名定難功臣。今宰臣等商量，扈從中官，辛苦至甚，亦合依例，並賜此名。朕以南衙朝士之中，有經奉天重圍，又似卿等，昨者奔赴行在，涉歷危險，亦極艱難。今不問中官朝官，但經重圍，又到山南者，並擬賜名定難功臣。卿宜商量，豈不穩便者？」陛下惠霽警御，仁洽庶寮，念隨難之憂危，恤從怨之勞苦，議增寵飾，將錫嘉名，事雖未行，意則已就。凡在貴近，固知銜恩，睿旨淹詳，復詢庸賤，惟精惟慎，允謂防微，願省何知，屬當下問。臣若自貪榮號，傍懼怨憎，因循順成，不極所見，心且知負，如天鑿何？是以不揆言之淺深，不計身之利害，但輸狂直，唯聖所裁。臣聞賞以懋庸，名以彰行，賞乖其庸，則忠實之効廢，名浮於行，則濫冒之弊興。一足以撓國權，一足以亂風俗，授受之際，豈容易哉？頃以駐蹕奉天，迫於患難，竟攘兇逆，實賴武人，遂旌定難之勳，特賜功臣之名，頗符實事，亦會時所。霑雖多，誰曰非允？至如宮闈近侍，班列具臣，雖奔走恪居，各循厥職，而驅除翦伐，諒匪所任。又屬皇輿再遷，天禍未悔，見危無補，曷謂功臣？致寇方深，孰云定難？縱使遭罹圍逼，跋履崎嶇，難則當之，定將安據？勞或有矣，功其謂何？大凡有生之倫，莫不各親其類，賤彼貴我，抑惟常情，黜異獎同，亦是常性。臣忝搢紳之列，又當受賜之科，竊自校量，猶知不可，而況於公議乎？況於介冑之士，乎人之多言，靡所不至，必謂陛下溺愛近習，故徇其苟得之情，况該羣司，以分其私昵之謗，怨不在大，覺皆自微，必將沮戰士激勵之

心結動臣憤恨之氣，所悅者寡，所愠者多；所與者虛名，所失者實事；所悅者臣下之夸志，所病者國家之大猷；利害皎然，不為難辨。且名者衆之所評也，是曰公器，亦為爭端，曩之至精，猶患相軋，處或乖當，安能勿踰？以漢高之制服雄豪，太宗之削平區寓，天下既定，乃論功勳，有蕭曹之殊庸，有房杜之碩畫，戰守經略，倬乎殊倫，猶謂豐沛故人，刀筆文吏，諸將不服，頗相訐揚，乃至撰袂指天，拔劍擊柱，偶語謀反，諠譁訟寃，矧今國步猶艱，王化未洽，方資武力，以殄寇讎，蓋非愚倖競進之時，文儒角逐之日。當功而獎，尚恐未孚，獎又非功，固宜見誚。儻有節效，尤著，理當褒崇，賞典甚多，何必在此其餘，別無藉用，例銜驅馳，且俟賊平，甄錄非晚。謹奏。

興元論罪涇虢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右德亮承旨，并錄先所散失內人名字，令臣撰詔書，以賜渾瑊，遣一於奉天尋訪，以得為限，仍量與資裝，速送赴行在者。頃以理道乖錯，禍亂荐鍾，陛下思咎懼災，裕人罪己，屢降大號，誓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懲必釋怨，腹仁戴明，畢力同心，共乎多難，止土崩於絕岸，收板蕩於橫流，於寇清都，不失舊物，實由陛下至誠，動於天地，深悔感於神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苟不如此，自古嘗有擲棄宮闕，失守宗祧，繼逆於赴難之師，再遷於蒙塵之日，不踰半歲，而復興大業者乎？今渠魁始平，法駕將返，近自郊甸，遠周寰瀛，百役疲瘵之疴，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病，傾耳竦肩，想聞德聲，翹望聖澤，陛下固當感上天悔禍之眷，荷烈祖垂裕之休，念將士鋒刃之斃，慈黎元塗炭之酷，以致寇為戒，以居上為危，以務理為憂，以復言為急，損之又損，尚懼汰侈之易滋，艱之惟艱，猶萬戒慎之難久，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夫以內人為號，蓋是中壺末流，天子之尊，富有宮掖，如此等輩，固繁有徒，但恐傷多，豈憂乏使，剪除元惡，曾未浹辰，奔賀往來，道路如織，何必自虧君德，首訪婦人，又令資裝，速赴行在，萬目閱視，衆口流傳，恐非所以答慶賴之心，副惟新之望也。夫事有先後，義有重輕，重者宜務。

之於先，輕者宜措之於後。故武王克殷，有未及下車而爲之者，有下車而爲之者，蓋美其不失先後之宜也。自翠華播越，萬姓靡依，清廟震驚，三時乏祀，當今所務，莫大於斯。誠宜速遣大臣，馳傳先往，迎復神主，修整郊壇，展禮享之儀，申告謝之意。然後弔恤死義，慰痛有功，綏輯烝黎，優問耆耄，安定反側，寬宥脅從，宣暢鬱理，褒獎忠直，官失職之士，復廢業之人，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至如崇飾服器，繕緝殿臺，備耳目之娛，選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宜後而先，則爲君之道喪；宜先而後，則理國之義差。古之興王，必慎於此；陛下將務興復，又安可不慎乎？且散失內人，已經累月，既當雜亂之際，必爲將卒所私。其人若稍有知，不求當自陳獻；其人若甚無識，求之適使憂虞。自因寇亂喪亡，頗有大於此者，一聞搜索，懷懼必多。餘孽尙繁，羣情未一，因而善撫，猶恐危疑；若又懼之，於何不有？昔人所以掩絕纓而飲盜馬者，豈必忘其情愛耶？蓋知爲君之體然也。以小妨大，明者不爲；天下固多美人，何必獨在於此？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亂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不忘危，理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春秋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或無難以喪其邦。」誠以處危則思安之情切，遭亂則求理之志深，切於思安，深於求理，國之固也不亦宜乎？及夫居安而驕，恃理而怠，驕則縱肆其奢欲，怠則厭惡於忠言，奢欲日行，忠言日梗，國之喪也不亦宜乎？昔衛獻出奔，久而復國，大夫迎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迎於門者，領之而已，言其驕怠之易生也。齊桓將圖霸功，管仲戒之以無忘在莒，懼其情志之易變也。今臣亦願陛下企思危固，國如不及，懲忘亂，喪國如探湯，以在莒爲書紳之規，以衰衛爲覆車之鑒，則德爲帝範，理致時雍，與夫貪逸欲而踐禍機，其利害亦云遠矣。所令撰賜渾瑊詔，未敢承旨，伏惟聖裁，謹奏。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右：先頒敕旨，已定行期；所司供承，亦聞粗備。但以霖潦方甚，道路阻艱；衆情同憂，莫敢論奏。今發日漸逼，陰

雲尚繁；小大嗷嗷，愁懼轉甚；臣雖闇鈍，亦竊揣量。豈不知元惡初平，餘氛未殄，乃是逆順將分之際，吉凶多變之時，須速鎮安，理宜促駕，向使霖潦爲害人，功可施，其備禦由於智能，其役用止於煩費，其所患不及於性命，其可憂但在於人臣，則當公私罄財，上下竭力，務甯大業，奚恤暫勞？各應叶奉聖規，安敢復忤成命，良以襄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絕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樹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遇。斯須之頃，跬步之閒，倉黃遘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圯，環衛之儀少缺，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靈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旣絕，傳送無由，連山萬重，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媿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儻迴睿旨，少俟開晴，則發期雖延，涉路無滯，不疾而速，允叶乾行，知幾其神，是謂天鑿竊聞羣議，輒以上陳，悃悃懇誠，實冀昭納，謹奏。

請釋趙貴先罪狀

右欽：淑奉宣聖旨：「前者共卿商量，趙貴先欲恕其罪。朕朝來更問諸將，皆云：『貴先順從朱泚，則是逆人，合依常刑，不可寬捨。』衆人意旣如此，應難釋放。卿宜知悉者。」臣愚以爲貴先從逆之罪，法當不容，貴先陷身之由，情則可恕。陛下所議矜宥，原其情也；諸將所請誅戮，據於法也；據法而除君之惡者，人臣之常志，原情而安衆之危者，人主之大權。臣主之道旣殊，通執之方亦異，言各有當，體各有宜，事或相駁而無傷，此之謂也。往以襄城告急，詔命隴石發兵，齊映率衆東行，貴先卽其部將，於時軍至，昭應適遇，駕幸奉天，齊映馳歸，鳳翔貴先獨主管。

幕。進無總帥，退闕亂兵，遂爲賊訛所招，給以同御鑾駕。訛既反狀未露，貴先安得勿從？已受邀留，遂遭劫制；身糜僞職，兵隸兇徒，雖居賊中，亦不見任。首末事跡，簡在天心，臣亦親承德音，非獨聞於傳說；其於情狀，頗有足矜，所可受責之辜，唯在不能守節而死耳。貴先儻能守節，卽是忠烈之徒，固獲褒旌，豈資寬捨？凡所議讞，蓋緣獄疑，罪疑惟輕，實編令典，脅從罔理，亦載聖謨。況復懷光未殲，希烈猶熾，遭罹誘陷，其類實繁。今京邑初平，皇猷更始，乃是汚俗觀化之日，聖王布德之時，所用刑章，尤宜審慎。一輕一重，理亂攸生。宥之以恩，則自新者咸思歸命；斷之以法，則懷懼者姑務偷生。衆心旣偷，賊勢愈固。不忍一朝之忿，而貽累歲之憂，苟循匹夫之談，以興億衆之役，爲計若此，夫何利之有焉？曩者羯胡亂華，染汚士吏，肅宗興復，累降赦書，罪止渠魁，餘所不問。河朔遺孽，旣聞德澤之宏被，且幸脅污之見原，人人皆自怨尤，各悔歸國之晚。及乎三司按罪，繼用嚴科，未降之流，復喜得計。慶緒將消而再結，思明已附而重攜，侵長厲階，至今爲梗，豈不以任法吏而虧權道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乎？昔漢高帝旣定四方，見諸將往往偶語謀反，乃問張良曰：「爲之奈何？」良曰：「陛下所最恨者爲誰？」帝曰：「雍齒與我有舊而數窘我。」良曰：「今急封雍齒，則人人自堅矣。」帝用良計，諸將果安。皆云：「雍齒且侯，吾屬何患？」蓋以圖霸王者，不牽於常制，安反側者，罔念於宿瑕。今陛下有漢高之英，貴先無雍齒之釁，加戮不足威暴逆，矜全可以定危疑，明怒而行，盛德斯在，何所爲慮，尙勞依違？微臣區區上言，蓋爲將來張本，凡非首惡，皆願從寬，庶使負累之徒，莫不聞風而化，消姦兇誘惑之計，開叛亂降附之門，此其大機，不可失也。陛下前意，固爲善矣，伏惟不爲浮議所移，謹奏。

論替換李楚琳狀

右欽徽奉宣聖旨：「李楚琳不可久在鳳翔，欲候朕到日，簡擇一人，替楚琳充節度使。楚琳別與一官，便隨

朕歸京。既有迎駕諸軍，威勢甚盛，因此替換，亦是權宜。卿宜商量穩便否者？臣聞王者有作，先懷永圖；謀必可傳，事必可繼；不因利以苟得，不乘便而幸成；故能上下相安，而理可長久也。彼楚琳者，固是亂人，乘國難而肆逞其姦，賊邦君而篡居其位；按以典法，是宜污濬，既屬多虞，不遑致討。乃分之以旄鉞，又繼之以寵榮；逮至南巡，頗全外順，道途無壅，亦有賴焉。雖朝命累加，蓋非獲已。然王言一出，則不可渝；縱闕君臣之恩，猶須進退以禮。今若因行幸之威勢，假迎扈之甲兵，易置以歸，是同虜執，以言乎除亂，則不武；以言乎務理，則不誠。禍變繁興，爲日久矣，負釁居位，豈唯一人？以此時巡，後將安入？以此撫御，誰其感懷？昔漢高僞遊，韓信見獲，功臣繼叛，天下幾危；征伐紛紛，以至沒代，其徼倖之不可也如此。陛下得不爲至戒哉？議者謂之權宜，臣又未論其理。夫權之爲義，取類權衡，衡者稱也，權者錘也；故權在於懸，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機之難也。今者甫平大亂，將復天衢，輦路所經，首行脅奪，易一帥而虧萬乘之義，得一方而結四海之疑，乃是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謂之權也，不亦反乎？以反道爲權，以任數爲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歷代之所以多喪亂而長姦邪，由此誤也。夫以韓信才略，當時莫儔，且負嫌疑，已遭告訐，縱之足以亂區寓，除之可以安國家；幸而成擒，猶謂失策；當時被攻戰之害，百代流詭詐之譏。況楚琳卒伍凡材，廝養賤品，因時擾攘，得肆猖狂，非有陷堅殲敵之雄，出奇制勝之略，頗同狐鼠，乘夜睚盱，晨光既升，勢自賒縮。今郊畿已乂，武衛方嚴，汧隴鎮壓於其西，郿涇扼郊於其北，顧是岐下，若居掌中。以楚琳瑣劣之資，處掌中控握之地，縱令躡躡，何惡能爲？願陛下姑務含宏，普安反側，促駕還止，錄功犒勤，敷肆膏之恩，布惟新之令。然後徵羣楚琳俾入分文武之職，擇元勳宿望，命出總岐隴之師，則彼承詔欣榮，奔走不暇，安敢薰介，復勞誅鉏。措置得宜，萬無一跌，何遽過動，不爲後圖？

仰希睿聰，試更詳慮，謹奏。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昨日欽使奉宣聖旨，示臣匡燧、渾瑊等，奏平懷光收河東狀，兼令臣商量，須作何處置，令欽使來者兇梗殲盡，關畿廓清，實聖謀廣運之功，亦宗社無疆之祚，應須處置大略已附欽使口陳，展轉傳言，恐未盡意，謹復薦其固陋，願陛下少留察焉。臣聞禍或生福，福亦生禍，喪者得之理，得者喪之端，故晉勝鄴陵，范粲祈死，吳克勁越，夫差啓殃，是知福不可以久徼，幸得不可以常覩，覩居福而慮禍，則其福可保，見得而忘喪，則其喪必臻。臣竊懼諂諛希旨之徒，險躁生事之輩，幸兇醜覆亡之會，揣英主削平之心，必將競效甘言，誘開利欲，謂王師所向莫敵，謂餘孽指顧可平，請迴蒲坂之戈，復起淮沂之役，斯議一啓，必有亂階，故微臣姑以生禍爲憂，而未敢以獲福爲賀也。何則？建中之難，其事可徵，始以蓄憾而隘於含容，或以亟勝而輕於戰伐，故文喜之討涇上之瘡，痛未平，崇義之征，漢南之芟夷，繼甚，阻命之帥，非不誅也，伐叛之師，非不克也，介焉之斷，非不堅也，赫斯之怒，非不逞也，然以人不見恤，惟戮是聞，有辜無辜，不敢自保，是以拘繫反側者，懼鈇鉞之次，加畏禍危疑者，慮猜譖之旋及，遂乃蠱結以拒討，狼顧以背恩，彌兩河而互淮，夷盪三輔而盜京邑，鑿輜爲之再駕，行宮至於合圍，於時海內大搖，物情幾去，天命莫保於寸晷，王威不出於一城，邦國之枕隍艱屯，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屢矣！勢之危窘，實足寒心，非有曩時熊羆翕習之師，雷霆奮發之勢，武庫劍戟之利，帑藏財賦之殷，其所以施令率人，取威定亂，比於建中之始，豈不至微至殺哉？然而陛下懷悔過之深誠，降非常之大號，知贖武窮兵之長亂，知急征重斂之勩財，知殘人肆欲之取危，知違衆率心之稔慝，知烝庶困極之興怨，知上下鬱堙之失情，德音渙然，與之更始，所在宣敷之際，聞者莫不涕流，雖或兇獷匪人，亦必爲之歛歛，誠之動物，乃至於斯，懷梟鴟以好音，消稜沓爲和氣，由是茲同易慮，黎獻歸心，假王畔援之夫，削僞號以請罪，觀斃首鼠之將，壹純誠以效勤，流亡凍餒者，希保於

室家屯戍戰爭者，冀全其性命，德澤將竭而重筮，君臣已絕而更交，天下之情，翕然一變。冀討之而愈叛，今釋之而畢來，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帥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亡，又明矣。尚恐陛下以臣言之略而未喻也，請復循其本而申備之。往以河朔青齊，同惡相扇，攤戎據土，易代不庭。陛下取王化之未同，忿姦慝之靡格，於是發六軍神策，河陽河東，澤潞朔方之騎士，以徂征於北。命永平汴宋幽隴江淮閩嶺之將卒，以奮伐於南。罄國家廩帑以贍軍，悉公私廢牧以張武，算斂周於萬類，徵徭被於八荒，勞已甚矣！威亦威矣！既而曠日綿歲，老師費財，兩河之寇患，有加無瘳，而邦本已始覆矣。泊涇平倡亂，泚戎構災，豺狼整居於禁闈，貔獠擇肉於馳道，河朔問罪之衆，布路而歸，宋郊仗順之師，守壘不暇，於斯之亂，海內沸騰，儻有問鼎之雄圖，滔天之巨猾，幸災乘間，何所不爲？既而悅納之儻，咸自斂縮，內無非望之議，外無軼境之侵，及聞天澤滌瑕，制書復爵，曾不蒂芥，望風款降，爭馳表章，唯恐居後，跡其素志，於此可知。是皆假兵救怨之流，總主偷安之輩，懷生畏死，蠢動之大情，慮危求安，品物之常性。有天下而子百姓者，以天下之欲爲欲，以百姓之心爲心，固當遂其所懷，去其所畏，給其所求，使家家自甯，人人自遂，家苟甯矣，國亦固焉。人苟遂矣，君亦泰焉。是則好生以及物者，乃自生之方，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生也，從古及今，未之有焉。措彼於危地，而求此之久安也，從古及今，亦未有之焉。是以昔之聖王，知生者人之所樂，而已亦樂之，故與人共其安，則公私之利兩全矣。其有反易常理，昏迷不恭，則當外察其倔強之由，內省於撫馭之失，修近以來，遠檢身而率人，故書曰：「惟干戈省厥躬。」又曰：「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孔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此其證也。如或昧於懷柔，務在攻取，不徵教化之未至，不疵誠感之未孚，惟峻威是臨，惟忿心是肆，視人如禽獸，而曝之原野，輕人如草芥，而勦之銛鋒，叛者不宥，則命致討，討者不克，則將議刑。是使負斃者懼必死之誅，奉辭者慮

無功之責；編叱以困於杆軸而思變；士卒以憚於死喪而念歸；萬情相攻，亂豈有定？一夫不幸，國境罹殃；一境不寧，普天致援；兵拏禍結，變起百端。故孔子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矣。」此蓋必然之常理，至當之格言，足以爲明鑑元龜，貫百王而不易者也。事乃反覆，得無懼乎？夫理有必然，則殊途歸於同轍，言有至當，則異代應如合符。頃以東北孽徒，職貢廢闕，陛下忿其違命，大舉甲兵，至令逆泚誘姦，乘釁而動，所備之寇，猶遠介於河山，不虞之戎，已竊發於都輦，蕭牆之戒，不其信歟？前典垂訓，旣如彼，近事明驗，又如此，所以德音敘哀痛之情，悔征伐之事，引衆厲以咎己，布明信以示人，旣往之失，畢懲莫大之辜，咸宥約之以省賦，誓之以息兵，由是億兆汗人，四三叛帥，感陛下自新之旨，悅陛下盛德之言，革面易辭，具修臣禮。其於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黨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興。自京邑底甯，乘輿旋返，屬懷光繼亂，天討又行，息兵之言，我則未復。山東羣帥，所以未敢生辭者，蓋爲河中之地，密近王城，迫於朝夕之虞，不得不薰除之爾。今若改轍移旆，復指淮西，則淮西元兇，必將誑脅其同惡之徒，閒說於新附之帥，謂之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窮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是以朱泚滅而懷光戮，懷光戮而希烈征，希烈儻乎，禍將次及，則彼之蓄素疑而懷宿負者，能不爲之動心哉！心旣動，則盈其喪身覆族之憂，憂旣盈，則慮以唇亡齒寒之病。夫病同者，雖吳越而相慰，愛同者，不邀結而自親。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建中之禍，勢必重興，以國家再造之初，當羣孽息肩之後，迭來鳴吠，或肆奔衝，討之則我力未遑，縱之乃寇患斯甚，臣愚竊以爲禍非細，未審陛下何方以待之？若有其方，侮之可也，如其未有，願陛下勿輕易焉！凡將圖終，必在慎始，禍機一發，難可復追，臣請粗陳當今維馭之所宜，唯聖主省擇萬一夫君之大柄，在惠與威，二者兼行，廢一不可，惠而罔威，則不畏，威而罔惠，則不懷，苟知夫惠之可懷，而廢其取威之具，則所敷之惠，適足以示弱也，其何懷之有焉？苟知夫威之可畏，而遺其施惠之

德，則所作之威，適足以召敵也。其何畏之有焉？故善爲國者，宣惠以養威，蓄威以尊惠；威而能養，則不挫；惠而見尊，則有恩。是以惠與威交相畜也。威與惠互相行也。人主之欲柔遠人而服強暴，不明斯術之要，莫之得焉。今皇運中興，天禍將悔，以逆此之偷居上國，以懷光之竊保中畿，歲未再周，相次梟殄，實衆慝驚心之日，羣生改觀之時，威則已行，惠猶未洽。誠宜上副天眷，下收物情，布恤人之惠，以濟威，乘滅賊之威，以行惠。宥河中染污之黨，悉無所問；赦淮南僭逆之罪，咸與惟新。蠲貸疲忙，休罷戰士，符往歲息兵之令，以彰信。丕大君舍垢之德，以布仁。俾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如是，則威不用而畏如神明，惠不費而懷如父母。凡在危疑懼討者，必將曰：「淮南僭逆之罪，且赦矣，吾屬何患焉！」凡在脅從同惡者，必將曰：「河中染污之黨，且宥矣，吾屬何疚焉！」凡在倦苦思安者，必將曰：「吾君有戰勝之師，抑而不騁，信乎其罷征矣！」凡在凋殘望理者，必將曰：「吾君有嫉亂之憤，忍而不據，信乎其恤隱矣！」天下之心若此，而禍亂不息，理道不行者，無之。臣所未敢保其必從，唯希烈一人而已。揆其私心，非不願從也，想其潛慮，非不追悔也。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然不能不自覲於天地之閒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其計不過厚撫部曲，偷容歲時，心雖陸梁，勢必不敢。陛下但勅諸鎮，各守封疆，彼旣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虜，不有人禍，則當鬼誅。朝廷務崇德以待之，臣固知其必不逃於所揣矣。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今若不顧機宜，復興戎役，潰威而蒐惠，捨易而卽難，是棄明信而務忿心，假敵辭而資寇援，窮者不暇恤，勞者不得居，國之安危，或未可保。此乃成敗理亂之所繫，願陛下慎之區區，上干憂惜，在此儻蒙過納，狂瞽不疑所行，謹當草具招諭之辭，詳陳備禦之畫，伏俟宣許，方敢以聞。謹奏。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今月十七日，顧少連延英對迥，奉宣密旨：「卿先奉令臺省長官，各舉屬吏，近聞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此法甚非穩便，已後除改，卿宜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臣以闇劣，謬當大任，果速官謗，上貽聖憂，過蒙恩私，曲降慈誨，感戴循省，寢興不甯。緣是密旨特宣，不敢對衆陳謝，祇稟戍命，所宜必行，恭惟聖規，又合無隱，苟有未達，安敢勿言。雖知塵煩，固不可已。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僞繁興，而貞方之人罕進，徇聲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升。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閱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貌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吏辟署之制，所以明歷試，廣旁求，敦行能，息馳騫也。昔周以伯冏爲大僕，命之曰：「慎東乃察，罔以巧言令色，便僻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大官得自東僚屬之明驗也。漢朝務求多士，其選不唯公府辟召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爲郎，選入之初，雜居三署，臺省有闕，卽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已後，暨於國初，採擇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晉代山濤爲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云：「黃散已下悉委。」蔡廓猶憤恚，以爲失職，遂不之官，是則黃門、散騎、侍郎，皆由吏部選授，不必朝廷列位盡合，東在司，此其明驗也。國朝之制，庶官五品已上，制敕命之六品已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之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署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

例著在格令，至今不刊；未聞常參之官，悉委宰臣選擇，此又近事之明驗也。其後舊典失序，倖臣專朝，捨會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者，則莫致焉。任衆之道益微，進善之途漸隘。近者每須任使，常苦乏人；臨事選求，動淹旬朔；姑務應用，難盡當才。豈不以薦舉凌遲，人物衰少，居常則求精太過，有急則備位不充，欲令庶績咸熙，固亦難矣！臣實驚鈍，一無所堪，猥蒙任使，待罪宰相，惟懷竊位之懼，且乏知人之明，自揣庸愚，終難上報。唯廣求才之路，使賢者各以彙征，啓至公之門，令職司皆得自達，臣當謹守法度，考課百官，奉揚聰明，信賞必罰，庶乎人無滯用，朝不乏才，以此爲酬恩之資，以此爲致理之具。爰初受命，卽以上陳，求賢審官，粗立綱制，凡是百司之長，兼副貳等官，及兩省供奉之職，并因察舉勞效，須加獎任者，並宰臣敘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員長官選擇，指陳才實，以狀上聞。一經薦揚，終身保任，各於除書之內，具標舉授之由，示衆以公，明章得失，得賢則進，考增秩，失實則奪俸贖金，亟得則褒升，亟失則黜免，非止搜揚下位，亦可閱試大官，前志所謂達觀其所舉，卽此義也。自蒙允許，卽以宣行南宮，舉人纔至十數，或非臺省舊吏，則是使府佐僚，累經薦延，多歷事任，議其資望，既不愧於班行，考其行能，又未聞於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聰，道之難行，亦可知矣！陛下勤求理道，務徇物情，因謂舉薦非宜，復委宰臣揀擇，其爲崇任輔弼，博採輿詞，可謂聖德之盛者。然於委任責成之道，聽言考實之方，閑邪存誠，猶恐有闕。所謂委任責成者，將立其事，先擇其人，既得其人，慎謀其始，既謀其始，詳慮其終，終始之間，事必前定，有疑則勿果於用，既用則不復有疑，待終其謀，乃考其事，事愆於素者，革其弊而黜其人，事協於初者，賞其人，而成其美，使受賞者無所與讓，見黜者莫得爲辭。夫如是，則苟無其才，孰敢當任？苟當其任，必得竭才。此古之聖王，委任責成，無爲而理之道也。所謂聽言考實，虛受廣納，宏接下之規，明目達聰，廣濟人之道，欲知事之得失，不可不聽之於言，欲辯言之真虛，不可不考之於實；言事之得者，勿卽謂是，必原其所得之由；言事之失者，勿卽謂非，必窮其所失之理，稱人之善者，必詳徵行善之跡，論人之惡者，必明辯爲惡之端。

凡聽其言，皆考其實；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疑其誠；如或矯誣，亦寘明罰。夫如是，則言者不墜，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傷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言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費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罪，議曲者得以肆其誣，率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恆必由之。昔齊桓公將啓霸圖，問管仲以害霸之事。管仲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能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與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不必悉懷險詖，故覆邦家；蓋以其意性險邪，趣尚狹促，以沮議爲出衆，以自異爲不羣，趨近利而昧遠圖，效小信而傷大道。故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也。」夫以能信於言，能果於行，唯以硜硜淺近，不克宏通，宣尼猶謂其小人。管仲尙憂其害霸，況又有言行難保，而恣其非心者乎！此皆任不責成，言不考實之弊也。聖旨以謂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實於臣，臣復以事實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問責。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德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賊，不加辯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穩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徧諳多士，備閱羣才。若令悉命羣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易明敎以暗投，儻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涉私謗，雖則秉鈞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徧諳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悔其覆車，不易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

委任長官，慎東察屬；所東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閤謬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者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業頓殊，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察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選不失類；以類則詳知實行，有倫則杜絕微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寘於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渝者，然後人主倚任之，則海內無遺士矣。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求廣在於各舉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貴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暇精也。考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求精，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徵舊說，伏恐聽覽爲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宏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此乃近於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之效也。陛下誕膺寶歷，思致理平，雖好賢之心，有踰前哲；而得人之盛，未逮往時；蓋由鑒賞獨任於聖聰，搜擇頗難於公舉；但速登延之路，罕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痍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慎東之規，太精而

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爲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爲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憎愛，趣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慎選宰臣，必以爲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爲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辯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臣之切言，固非爲己所惜者，致理之道，所感者見遇之恩，輒因陳謝，布露以聞，惟陛下幸察，謹奏。

請遣使臣宣撫諸道遭水州縣狀

右：頻得鹽鐵、轉運及州縣申報：霖雨爲災，彌月不止；或川瀆汎漲，或谿谷奔流，淹沒田苗，損壞廬舍。又有漂溺不救，轉徙乏糧，喪亡流離，數亦非少。臣等任處台輔，職調陰陽，一物失宜，尸曠斯在，五行愆度，黜責何逃？陛下德邁禹湯，怒人咎己，臣等每奉詞旨，倍益慚惶，所以僣俛在公，不敢頻煩請罪。前者面陳事體，須遣使撫綏，陛下尙謂詢問來人所損殊少，卽議優卹，恐長姦欺。臣等旬日已來，更審借訪類會行旅所說，悉與申報符同。但恐所聞聖聰，或未盡陳事實。夫流俗之弊，多徇諂諛，揣所悅意者，則修其言；度所惡聞者，則小其事。制備失所，恆病於斯。初聞諸道水災，臣等屢訪朝列，多云「無害於物」，以爲不足致懷。退省其私，言則頓異，霖潦非可諱之事，搢紳皆有識之人，與臣比肩，尙且相媚，況乎事或曖昧，人或瑣微，以利己之心，希至尊之旨，其於情實，固不易知。如

斯之流，足誤視聽；所願事皆覆驗，則冀言無詐欺；大明照臨，天下之幸也！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母？」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母矣。」蓋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恆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支，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母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說，忘惠卹之大猷？失人得財，是將焉用？况災害已甚，申奏亦頻，縱不蒙恩復除，自當準式蠲免，徒失事體，無資國儲，恐須速降德音，深示憂憫，分道命使，明敕弔災，寬息征徭，省察寃濫。應家有溺死及漂沒居產都盡，父子不存濟者，各量賜粟帛，便委使臣與州府，以當處官物給付。其損壞廬舍田苗者，亦委使臣與州府，據所損作分數等第聞奏，量與蠲減租稅。如此則歿者蒙瘞，酌之惠，存者霑煦，聖恩霑澤，下施孰不欣戴？所費者財用，所收者人心，若不失人，何憂乏用？臣等已約支計，所費亦不甚多，儻蒙聖恩允從，卽具條件續進。臣又聞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爲本，陰陽爲端，慶賞者順陽之功，故行於春夏；刑罰者法陰之氣，故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是以月令所載，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邱隰水潦；夏行冬令，則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典籍垂誠，言固不誣。天人同符，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頃自夏初，大臣得罪，羣坐累其徒實繁，邦憲已行，宸嚴未解，畏天之怒，中外竦然。若以月令推之，水潦或是其應。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爲家，無論遐邇，伏願滌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有序。臣等不勝觀災慚負之至，謹奉狀陳請以聞，謹奏。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右奉進止：「淮西管內貢賦既闕，所緣水損，簡擇宣慰使，此道亦不要遣去者。」臣聞聖王之於天下也，人
有不得其所者，若已納之於隍，故夏禹泣辜，殷湯引罪，蓋以率土之內，莫非王臣，或有昏迷不羸，是由教化未至；
常以善救，則無棄人。自希烈亂常，污染淮甸，職貢廢闕，責當有歸，在於編氓，豈任其咎？陛下息師舍垢，宥彼渠魁，
惟茲下人，久罹脅制，想其翹望聖化，誠亦有足哀傷，儻宏善救之心，當軫納隍之慮。今者遣使宣命，本緣卹患，弔
災；諸道災患，既同，朝廷弔卹，或異，是使慕聲教者絕望，懷反側者得詞，棄人而固其寇讎，恐非所以爲計也。昔晉
饑乞糴於秦，大夫百里奚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卹鄰，道也。行道有福。」丕豹則請因而伐之，穆公用百
里奚之言，拒丕豹之請，且曰：「其君是惡，其人何罪？」遂輸粟以救之。其後秦饑，乞糴於晉，晉大夫魏射曰：「無
損於怨，而益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不如與之。」惠公信魏射之謀，違慶鄭之
議，遂閉糴以絕焉。是歲晉國復饑，秦伯又饋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人。」終於秦穆霸強，晉惠擒辱，是知棄
怨而施惠者，可以懷敵，計利而忘義者，罔不失人。此乃列國諸侯，猶務卹鄰，救災矧君，臨天下而可使德澤不均；
被者乎？議者多謂淮右蒼饑，國家之利，臣等愚見，以爲不然。必若興有征之師，問不庭之罪，因災幸濟，已爽德政，
儻又難於用兵，望其艱窘自弊，利害之勢，或未可知。夫悍獸之情，窮則攫搏，暴人之態，急則猖狂，當其迫阨之時，
尤資撫馭，苟得招搗以禮，便可底甯，備慮乖方，亦足生患。竊以帝王之道，頗與敵國不同，懷柔萬邦，唯德與義，甯
人負我，無我負人，故能使億兆歸心，遠邇從化。猶有兇迷不復，必當人鬼同誅，此其自取覆亡，尙亦不足含怒，今
因供稅有闕，遂令施惠不均，貴帥及人，恐未爲允。伏惟聖鑒，更審細裁，量其所擇，諸道使遂未敢宣行，伏候進止。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

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來。卿又頻與苗彛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曾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意甚不善。緣非諸子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意。苗彛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一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無以加此。士感知己，尙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效，唯當輪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臣必不回。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至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類於街衢披訴，旣是準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惜於忖量，推理輒發。以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忌，輕黷宸嚴。陛下特宥蠢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倍常，願惟何人，叨幸若此！偶有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乎蕩蕩，無側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者臣所奏，惟有趙憬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義何由通。啓沃旣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彛少以門子，早登朝班，歷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近侍。陛下以彛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善，使天下之爲善者勸；罰一惡，使天下之爲惡者懲。是以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惟恐衆之不觀，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疑議，受賞安之無怍色，當刑居之無

怨言；此聖王所以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啓；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聞之道行。此柄一虧，爲害滋大。凡是譴愆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妨，須爲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侵潤之流；然於稱毀之言，不可不辯。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彛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彛等非罪，則合隨才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材則失序，謂之行罰則無名。徒使彛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辯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寃人，上無謬聽，苛惡不作，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爲三朝所推。當諒闇之辰，攝冢宰之任，是將備禮，豈足擅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爲。矧伊老臣，甯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之以情，旣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又有陛下御極已來，彛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爲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彛兄弟，構成飛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不免流言；霍光之忠，亦遭告訐；向非成王覺寤，昭帝保明，則二主之德美不傳，二臣之寃誣莫辯。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留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唯苗氏一族存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卻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韉之類，受亦無妨者。」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閒常情，孰不貪悅？況臣性實凡鄙，甯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勉修廉隅者，蓋由負戴厚恩，尸竊大任，旣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

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取懼，更啓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謹太過，斯謂聖明。陛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怵之輩，務逞無厭之求，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流，苟宜微貶，苟或違道，臣猶知慙。況乎公卿大臣之閒，方岳連帥之任，豈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爲事，既乖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侵墮，阻之則觖望彌甚，爲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垂制，監臨受賄，盈尺有刑。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蒙滌除，唯於犯賊，往往不赦。豈不以貪饜爲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尙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凡上之所爲，以導下也；上所不爲，以檢下也；上所不爲而下或爲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爲之，而下亦爲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者，則以爲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長案察，孰爲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敦生人，天下常屯百萬之師，坐受衣食。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惠恤之恩。凡四十九年矣。若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隱恹恹，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己困之，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尙以爲鞭韉之類，受亦無妨。若使天下納賂，唯有一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韉細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責饋遺通情，辭之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避汗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善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辯，以貨賄之多少爲

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法懲，此由廉恥之道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甚，鞭撻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毫末既差，邱山聚斲；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嘗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爲安身保位之謀，不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受其三而卻其一，有所受有所卻，二端相反，則遇卻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閭遺可以通物情，絮矩不足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之閒，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無贖貨之人，遷臣無受賂之事，四方兵動，幾致清平。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否，至化未凝，洎大慙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登富壽，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心熱，而議者反以納賂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春秋傳曰：「在上位者，灑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言私曲之不可以蒞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

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言貪欲之不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薄其贊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於郡國，廉節之風漸廣，侵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斯乂，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斯，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閒，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況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爲虞，意懇詞繁，伏用慙悚，謹奏。

卷八 中書奏議二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嶺南節度經略使奏：「近日舶船多往安南市易，進奉事大，實懼闕供。臣今欲差判官就安南收市，望定一中使與臣使司同勾當，庶免隱欺希類，奉宣聖旨宜依者。」遠國商販唯利是求，緩之斯來，擾之則去。廣州地當要會，俗號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湊。今忽捨近而趨遠，棄中而就偏，若非侵刻過深，則必招懷失所。曾無內訟之意，更興出位之思，玉毀橫中，是將誰咎？珠飛境外，安可復追？書曰：「不賁遠物，則遠人格。」今旣徇欲如此，宜其殊俗不歸。況又將蕩上心，請降中使，示貪風於天下，延賄道於朝廷，黷汚清時，虧損聖化，法宜當責，事固難依。且嶺南安南，莫非王土，中使外使，悉是王臣。若緣軍國所須，皆有令式，恆制人思奉職，孰敢闕供？豈必信嶺南而絕

安南重中使以輕外使，殊失推誠之體，又傷賤貨之風，羣擇不出！

論宣令除裴延齡度支使狀

右：緣班宏喪亡，臣今日面取進止。今當此選，總有四人。杜佑、盧徵、李衡、李巽，並曾掌判財賦，各有績用，可稱；資望人才，亦堪獎任。聖旨以淮南未可移動，盧徵又近改官，令臣擇一人與江西追取李衡者。臣以支計之司，當今所切，常須銜制黠吏，不可斯須闕人。待追李衡數月方到，或恐綱條弛紊，錢物隱欺。李巽近追到城，請授給事中，且令權判，若處理稱職，便除戶部侍郎。如材不相當，則待李衡到，別商量處分。既免曠廢於事，又得閱試其能，兩人之中，必有可取。陛下累稱穩便，許依所奏施行。臣又退更詳思，以爲無易於此。希顏適宣進止，李巽從追取者。伏以周制六官，實司理本，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司徒掌邦賦，敷教恤人。今之度支，兼此二柄，準平萬貨，均節百司，有無悉遷，豐敗相補，利害關黎元之性命，費省繫財物之盈虛。加以饋餉邊軍，資給禁旅，刻吝則生患，寬假則容姦，若非其人，不可輕授。裴延齡僻戾而好動，躁妄而多言，遂非不悛，堅僞無恥，豈獨有識深鄙，兼爲流俗所嗤，頃列班行，已塵清貫，更居要重，必教大猷，是將取笑四方，貽殃兆庶，尸祿之責，固宜及於微臣。知人之明，亦恐傷於聖鑒。伏願重循前議，俯察愚誠，更於四人之中，選擇取其尤者，庶諧僉屬，不紊朝經。延齡妄誕小人，任之交駭物聽，臣雖熟知不可，猶慮所見未周。趙憬眼疾漸瘳，後日卽合假滿，待其朝謁，乞更參詳，去邪勿疑，天下幸甚！謹奏。

論齊暎齊抗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卿等所進齊暎替予衡緣江南與湖南接近，齊暎齊抗，既是當家，同任方面，事非穩便，宜別商量者。」齊暎齊抗，同姓別房，既非五服之親，則與衆人無異。聖朝推誠致理，未嘗先事示疑。曩之李皋李兼，鄰接方鎮，今之韓潭全義，密邇軍城，此例甚多，無足爲慮。但以中朝要職，常苦乏人，至如暎抗良才，並當臺閣妙選。臣等先請授暎禮部，聖旨令且向外商量，儻許移鎮江西，亦是漸加恩獎。齊抗文學足用，精敏罕儔，掖垣之駁議司言，南宮之掌賦承轄，俾居其任，皆謂當才。若蒙追赴闕庭，試加顧問，察言稽行，必有可觀。可否之宜，伏候進止！

請減京東水運收腳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爲憂勤，可謂至矣！其爲資費，亦以多矣。蓋以安人固國，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頁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邊書告闕，相繼於朝。儻遇水旱爲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寇擾淹時，或負輓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而事無幸濟者也。臣竊爲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能守者。」故韞錯論安邊之策，要在積穀充國，建破羌之議，先務屯田。歷代制禦四夷，常爲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貢其謀，攻守異宜，盛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仰給於度支者，尙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其半。犯雪霜跋涉之苦，冒豺狼剽掠之虞，四時之閒，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

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啓敵納侮之禍；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爲制備之規，臣竊謂疎矣。頃者吐蕃尙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相繼淪陷，雖由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爲深戒。味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戍卒未多，邊農尙寡。今則甲兵大備，稼穡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禦則寡力，守則乏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爲之請罪。陛下爲之軫憂，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監夏覆而靈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閒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之危，其爲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非既往，豈不曰味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所謂同歸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斂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旣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少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鎮五千里之地，莫相率從，緣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夫將貴專謀，軍尙氣勢，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然後可扞寇讎，護毗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唯務擇人而任之，則高枕無虞矣。吐蕃之比於中國，衆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衆合井，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

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恆，施之有制，謹視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賣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足謂長算。既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緡紵充直，窮邊寒馭，不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弊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暇給，曾無遠圖，軍府有歉食之詞，樞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凶災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司以經費無餘，其事復寢。臣謬當任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憂虞。夙夜疾心，靈如焚灼，輒復効其鄙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賦稅，不費官錢，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唯於漕運一事，稍權輕重所宜，請爲

陛下致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爲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運常行之務，既無失於舊規，太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恆數，國廩至熟，更無所妨，謹具揚推上陳，惟陛下留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輳，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畜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恆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腳錢，至使郊畿之閒，烟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親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疋庶匱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轉輸，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閒，計猶未盡。況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近利隳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入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五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北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

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鹽靈振武等道，夏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卽作船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數并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蕃旣富，邊備自修，以討則有齎，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倉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威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抵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況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閒，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蠶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款塞之心，必無猾夏之慮。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

卷九 中書奏議三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不撥閭閻，屢敢上言。誠以備邊足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斂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鴻儲，數逾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爲永制。恆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爲患，自古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理，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抵尊卽序者，則曰：「非德無以化要荒。」曾莫知威不立，則德不能馴也。樂武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一要結可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美長城者，則曰：「一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寇讎。」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能有也。尙薄伐者，則曰：「一驅過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曾莫知兵不銳，雖不完，則過之不能勝，驅之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序戎而聖化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漢武討匈奴而貽悔，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文景約和親而不能弭患於當年，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甯於累葉。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安得不存而撫之，卽

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論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其有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利，以引其懼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儻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甯，威之不靖，力足以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訓師以待寇，察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夏之卽序，周之于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卽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眷寇矣。有攘卻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人肆怨則必蹶，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理之所壹也。國家自祿山構亂，肅宗中興，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以甯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迴統矜功，馮凌亦甚。中國不遑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屯，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糞，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壇陁，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久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儻或撓敗，適所以啓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爲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

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以水草爲邑居，以射獵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以此爲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撫甯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爲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疆，守要害，灑蹊隧，壘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剋不關。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完守禦，以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狄之所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爲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遙制。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以紆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物理所愜，不甯，非人情所欲，不固。夫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

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爲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爲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爲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目，與豺狼爲鄰伍，以戰鬪爲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斯爲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甯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壤，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憎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隅，若異天地，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冀爲用，不亦疎乎？矧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姑息如情人，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處之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得色，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餉，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恆念戎醜之充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情志且爾，得之奚爲？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之衆，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唯無益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意欲增戶實邊，兼劾自贖，旣是無良之類，且加懷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固非良算之可遵者也。復有擁旆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節將旣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遂令守禦禦衝，恆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及都府聞知，虜已剋獲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矣。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

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於重輕，軌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馭衆而不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若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務相違養，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乃至於斯。故使亡身効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債軍感國者，不懷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爲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爲言之？況又公忠者，直己而不求於人，反罹困厄；敗撓者，行私而苟媚於衆，例獲優崇。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効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爲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爲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爲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盧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之資，兼有司權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今四夷之最強盛，爲中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蕃舉國勝兵之徒，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甲不堅完，識迷輜鈴，藝乏趨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敢抗，靜則中國憚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夏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蕃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爲衆，以弱爲強，變化翕關，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爲

尅衆散爲弱；逗撓離析，非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三公，十羊九牧；欲令齊肅，其可得乎？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僑隸四鎮於安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尙存典制。自頃逆泚誘涇原之衆叛，懷光汚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莫相稟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陷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威散，則消；勢合則威折，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薄厚之殊，而無缺望之歎。蓋所謂日省月試，餼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瘁，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醫之資，豐約相形，懸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儻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廩賜厚，續蕪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爲戎首，則已可嘉，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謂怨生於不均矣。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藉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是觀其計謀，校

其聲實；若謂材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推轂而命之曰：「自閩以外，將軍裁之。」又賜鉞鉞，示令專斷。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尅敵成功者也。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閩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也。夫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閉不容息。蓄謀而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況乎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突，迅如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閒，寇已奔逼。託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爲椎剽。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喪則滅百而爲一，其摺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理兵而措置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蠹賊，軍旅之膏肓也。蠹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膏肓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美，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至者，

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糶，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旣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其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并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東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旣得，選帥之道，旣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入利可致，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甯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者不以言爲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商量處置寶參事體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共卿等商量寶參事，卿等所奏，雖於大體甚好；然此人交結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量。又聞寶參在彼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宜卽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爲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憤，內絕狐疑，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

當時亦招怨讎；及加罪責，事不分明；叛者既得以為辭，衆人亦為之懷愍；用刑曖昧，損累不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頗怙恩私，貪饜貨財，引縱親黨，此則朝廷同議，天下共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結構之由；况在衆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竇參於臣素分，陛下固所明知；有何願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冀典刑不濫於清時，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誠，謹奏。

奏議竇參等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竇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馮據，事不曖昧，只緣連及處多，不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事體不穩，卽且流貶向絕遠惡處。竇申竇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便商量處置。其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向遠惡處者，一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竇榮竇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亦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仍聞激憤，屢有直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未究端由，如據比來所行，必應不至兇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苟無高節出衆，何能特立不羣？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孰敢不從？或遊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恆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甚與交親，安可悉從貶累？況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私黨近親，當時並

已連坐，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徇徇，殊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爲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賦。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謹按國家典法，沒入官產，唯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逆，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寃，法寺論罪，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于天子。其有抵于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猶三五覆奏，庶或宥之。聖王愛人恤刑，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德廣大，如天包舍，懲忿於彝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蒙下問，竇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

卷十 中書奏議四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馬一匹并鞍絹二千匹）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令爲其亡父承嗣，撰撰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輟緝。良以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求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淪，怙姦妄者，願情議而知恥。仲尼修春秋，而亂臣賊子

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衰貶苟明，亦足助理。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爲，竟逾天誅，全歸土壤。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緒尚于宸嚴，請頌遺愛，微臣監謁，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合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太息而止。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人，臣亦婉爲報答，但告云：「所爲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卻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豆。」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求瘼在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域爲殃，豌豆全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府司折納充數，已爲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爲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迴給大豆，諸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望依前救處分，未審可否？

議汴州逐劉士甯事狀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萬榮奏：『劉士甯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今已甯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甯昏荒暴慢，惡貫久盈，聖情愛人，久爲含忍，親離衆叛，自取

奔亡不勞師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則弱今士甯見逐雖是衆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奉之人苟私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徵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爲此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撓敗今軍州旣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冀免有差失候至坐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衆心若更淹遲卻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且令萬榮知留後其節度制便從內出萬榮須與改官卿等卽商量進來者」臣性習懦弱藝識空乏辱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匪克堪而經武伐謀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濟否由才勢如器焉唯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致之夷地則平材如負焉唯在所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跌之不虞擇安地而寘大器尙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甯窮兇極暴衆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爲國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涉張皇但露徵求之情殊無退讓之禮據茲鄙躁殊異純良又聞本是淮人偏厚當州將士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亦非將材且邀君而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僭軍俱爲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冀消兇惡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奪之則缺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況始於不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

將及居人上，恆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閒，多有疑阻之覺；上下猜貳，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威境。所以承前方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材，處非所宜，不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闊，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同事實。臣請指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爲服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作鎮河南，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南控淮浙，北輔榮、潁，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於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材，其爲利宜，斯謂大矣。及神功入覲，遣厲不還，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知神玉才不勝任，排衆議而竟授之。旣而維御無方，經略失制，權歸豪將，勢散列城，禍機一興，內叛外破，委三軍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轉輸所經，塗路亟阻。此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爲敗傷，亦已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猾，底復大梁，卽鎮如茲，幾將十載，雖不能動身節用，以撫疲疢，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尙號令由己，部屬畏威，緝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爲完軍，制持東方，猶有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淩代之，士甯兇頑，輒敢睨睚，素非得衆，且甚不材，緩之旬時，必有離沮，隨機制馭，指顧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適使姦徒得計，庸豎作狂，但肆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蓮路殘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鞠爲汙染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甯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爲非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閒，勢必嫌阻，與其圖之於滋蔓，不若絕之於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覲之心，聖人所以興敬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假使士甯爲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稟嫉惡之性，棄而違之，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不

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者所逐士甯，蓋起於倉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況又待之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即變者，皆爲萬榮所誘，許其賞給貨財，且相服從，以候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爲軍旅所愛信者，命爲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寬息。萬榮縱欲跋扈，勢何能爲？三軍旣自離心，列城又不爲援，緣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爲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孱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卻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啓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儻後事有衍素，臣請受欺撓之罪。謹奏。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輪納，每束兼車脚與折錢二十五文，旣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重改作。革而能當，尙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而無述？每年蓄聚芻蕘，所司素有恆規，計料稅草不充，卽便開場和市，旣優價值，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己能，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贏羨之功，遂使儲備空虛，支計寥落，麋園告闕，頻煩聖聽。去歲已然，今夏尤甚。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供

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徵一千萬東，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閒，併徵三年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藝；其爲騷怨，理在不疑。旬服且然，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理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植；東作旣闕，西成曷期？況烝黎之閒，貧富不等；收穫之際，豐耗靡均。今勿併役車牛，雇車備必騰貴，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斂以毀其家。非所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勸度支京兆，比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耗。今京畿諸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通以百里爲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錢三千五百文；卽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徑以胸臆斟酌，限爲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儻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旣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如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質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捨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救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旣有恆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慄懼；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葦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擾。若度支併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當，別和市草五百萬束，以充貯備。其所和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直；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直，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束，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中輸納。如蒙聖恩允許，臣卽依此宣行。旣免擾人，又不增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恆規，

亦自不闕常用；臣等商度，將爲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論左降官准赦合量移事狀

右寬謫之徒，皆在遐僻；或迫於衰暮，顧景思還；或困於瘴癘，翹心望徙。既關霽澤，許以量移，企躍之情，遠想可見。若准所司舊例，須俟州府錄申，盤勘檢尋，動踰年歲，上稽恤宥之旨，下虧慶賴之心。臣等商量，恐須釐革。望令所司據承貞元六年恩赦，檢勘已量移未量移官，及貞元六年恩後，左降官等除遷改、亡歿之外，具名銜及貶責事由年月，速報中書門下，不須更待州府申請。臣等據所司報到，即便進擬，不出歲內，冀悉霽恩。未審可否？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再奏量移官狀

右伏以國之令典，先德後刑。所後者法當舒遲，故決罪不得馳驟行下；所先者體宜疾速，故赦書日以五百里爲程。誠以聖王之心，務宏慶惠，必迴翔於行罰，而企躍於舒恩，不加罰於典法之外，不虧恩於德令之內，則受責者莫得興怨，荷貸者咸思自新。所謂威之斯懲，宥之斯感，懲以致理，感以致和。致理則尊，致和則愛，爲人父母，必在兼行。陛下德配上元，澤流下土，頃因郊祀，普降鴻恩。凡是貶責之人，並許量移近處。臣等任叨輔翼，職在宣行，尋具奏聞，請便進擬。聖心精一，務欲均齊，令待所司檢尋，一時類例處分。其左降官內，或罪非可棄，才有足甄，亦許別狀商量，不拘常例獎用。臣等據所司檢勘，左降官及流人送名到者，都比擬量移及別追用，分爲三狀。前月十二日封進，其流人量移狀，已蒙印出行下。餘兩狀至今未奉進止，竊以赦書宣布，僅欲半年，若更淹遲，恐乖事體。又諸州刺史及臺省官等，繼有事故，頗多缺員，睿旨精於選求，至今常不充備。以嘗掩德，見非古人，錄用

棄瑕，允歸聖造；願廣含宏之美，庶增誘掖之途。謹奉狀陳聞，伏聽進止！

三進量移官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舊例，左降官每准恩赦量移，不過三百五里；今度進擬，稍似超越。又多是近兵馬處，及當路州縣，事非穩便，宜更商量。」伏以罰宜從輕，赦宜從重，所以昭仁恕之道，廣德澤之恩也。夫位尊者，其惠不可以不重；言大者，其實不可以不豐。位尊而惠輕，則體非宜；言大而實寡，則人失望。陛下躬行盛禮，渙發德音，念謫居之荒遐，哀負累之沉棄，俾移近處，將合新恩，赦令初行，室家相慶，惠亦至矣！言亦大矣！竊料竄逐僻窮，喜聞霽澤降臨，固必破產以飾行裝，計日而俟休命。荏苒淹息，復經半年，儻又所移之官，還與舊任隣近，竊恐乖陛下垂愍之意，虧制書行慶之恩，口惠重而事實輕，非所以揚鴻休而布大信也。謹按承前格，令左降官非元勅，令長任者，每至考滿，卽申所司量其舊資，便與改敘。縱或未有遷轉，亦卽任其歸還。逮于開元末，李林甫固權專恣，凡所斥黜，類多非辜，慮其卻迴，或復寃訴，遂奏左降官考滿未別改轉者，且給俸料，下須卽停。外示優矜，實欲羈係從此以後，遂爲恆規。一經貶官，便同長往，迴望舊里，永無還期。縱遇非常之恩，許令移遠，就近雖名改轉，不越幽遐；或自西徂東，或從大適小，時俗之語，謂之橫移。馴致忌尅之風，情成天寶之亂，展轉流弊，以至於今。天下咸病此法深苛，而不能改從舊典者，良以猜嫌之慮，易惑上心。將謂負譴之人，悉包樂禍之意，已經黜責，遂欲隄防。故高論則痛嫉林甫之陰邪，而密網則習行林甫之弊法；儉邪爲蠹，乃至於斯。然則左降永絕於歸還，量移不離於僻遠，蓋是姦臣詭計，殊非國典舊章。且貶黜之中，情狀各異，犯有輕重，貴有淺深，固非盡是同邪，皆須備慮。王者之道，待人以誠，有責怒而無猜嫌，有懲沮而無怨忌，斥遠以做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做則浸及威刑，不勉則復加黜削。雖屢進退，俱非愛憎，行法乃暫使左遷，念材而漸加進敘，人知復用，誰不增修，何憂乎亂常？何患

乎蓄憾？如或以其貶黜，便謂姦兇；恆慮防閑之中，長從擯棄之例；則是悔過者無由自補，蕙才者終不見伸。凡人之情，窮則思變，含悽貪亂，或起於茲。雖則何患能為，亦足感傷和氣；謂非帝王開懷舍垢之大體，聖哲誘人遷善之良圖也。臣等昨進擬商度，非不精詳；既審事宜，亦尋舊例參求折衷，兼務齊平；大約所擬之官，各移近地一道。郡邑稍優於舊任，官資序進於本銜，並無降差，亦不超越。其有累經移改，已至關畿，則但以大州增其常秩，所冀人皆受賜，施不失平；上副鴻恩，下塞廷望。總將得所，殊匪為優。今若裁限所移，不過三五百里，則有改職而疆域不離於本道，遷居而風土反惡於舊州，徒有徙家之勞，是增移配之擾。又當今郡府多有軍兵，所在封疆，少無館驛，應合量移之例，約有二百許人。道路須計其遠邇之差，州縣則校其高下之等。若必選非當路，復不近兵，則恐類例失倫，署置偏併，示人疑慮，體又非宏。幸希聖聰，更賜裁審，其擬官狀並未敢改革，謹重封進，伏聽進止。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職合分憂，奏減河運腳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公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敕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救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卽卻填，則是邊城當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大興師旅，所司素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過事之後，准敕合填，迄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能不為之歎惜哉？況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

費，儼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責。謹冒昧以聞。謹奏。

卷十一 中書奏議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恆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蝨，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蝮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蝨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不培，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培克斂怨爲匪躬，以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僂功，體仲尼天

縱之明，而辨其順非，豈偽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敢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閒，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辦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旣賴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旣是虛言，無以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鄺，豪奪入獻，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勒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囂聲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詔，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在數中，請令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詐亦宜得罪。陛下旣不許差三司按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

直兩存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寔貨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或遭寇賊欺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誘動天聽，賂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於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疇，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交駭物情。窮邊樵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贖利，所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折，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艾夷榛蕪，翦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負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糧，常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

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共推互徵，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既明，思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教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詮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次，大墮省署之儀。徒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餼官廚之燻，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搗。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輪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逆旅之津。雖大慢官，虛人教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事，遠無壅情。網條之下，無亂繩鑿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況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憍且驕，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賂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竊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贓，無不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尙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鬪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

朝時靡有爭用能俾又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雖讎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予來嚇」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置」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太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動庸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硬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斂實由斯人而又虛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蕃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怱然禮義之府蟻汗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効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孑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閒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蕘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恆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貧人公私之閒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葺結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葦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

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狀述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諛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衆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譎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茲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之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

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己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歷，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躋廣，榷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怨，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此也。於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觀之矣，是乃夫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衆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費以給直。是時行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爇，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飄冒，霜霰踰旬，而衆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旣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於亂軍，旣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

入苟歸附，何患蕩蕩；義苟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己有哉？故藏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篋匱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諸侯之棄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己有，則建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己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擊擄，怨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甫聚楛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葦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則似爲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儻陛下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

而已乎？陛下若以必與己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忤，非不足戒；捨己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責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自上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諠譁談議，億萬爲徒。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足鑿人閒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合衡，既極崇高，又承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衆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茲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狼？上違懼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辰，一紀於茲。聖慈既以此見容，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親陛下致興復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鳴。蓋情激於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繁。天聽尙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睨，爲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又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義，闡恭己無爲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土，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材。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勸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尙養賢。蓋以

入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擗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閼則汗泥，疏濬則川涸。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運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宇，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勸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其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瓌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桓靈，昵比小人，疎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惡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縣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主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乎，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領；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吏多少，准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宰相見疎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循喜心，不以利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此處有脫誤）阻執事而擁羣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遏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以愛才爲心，小人以傷善爲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覈而懸信。是以大道每墮於橫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之殊，官之典

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戇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闕官須補，或緣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於再至於三，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甯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爲言。顏子殆庶也，尙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爲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鬚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元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云：「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嘗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登進以懲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懲，懲而改修，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織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劬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雖。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旣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宦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修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閒，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闡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措諸枉，則民服；舉枉措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措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

寡言者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愜可者未必忠。故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真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橈之用，故枉直無廢材，夏御適險易之宜，故驚驥無失性。物既若此，人亦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人？若夫一至之能，偏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皋益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乎九土，播百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不宥。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職授，審之於初，不求貴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人不由其誠，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樸，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貴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有側微而納於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

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卽遷爲郡守；郡守高第者，卽入爲九卿；從九卿卽遷爲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間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卽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常資，各須循守。若使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爲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寮每嗟於白首。三代爲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蘇、陸、洪、水，續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極竄。後代設有如蘇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爲稽古之方，是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久，朕外祖曾作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容情，遂奏云：「臣於大歷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愚，實有偏見。凡徵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凝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始以頗僻失乎，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斂，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取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取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概但曰：「宜久其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其人。」一議者昧於明徵，一概但曰：「官無其人，則闕。」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宦，積小成

高；至於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修，計日思進；而又淹滯考限，亟易星霜；願懷生游，不能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爲，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蒞職既久，甯無咎愆？或爲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爲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甚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循浮議，謂協典謨，久次當進者，旣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尙愧前朝；底乂之功，未光當代。夏以七惠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爲情，故以梗於除授爲精；詳以避謗爲奉公之誠，以摘瑕爲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掖。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旣凋，敗幾盡；下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勵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亟黷宸扆，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慚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何所爲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卷十二 中書奏議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一

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緇，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北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疹復滋，救跛成痾，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恆，乘急誅求，漸墮經制，此所

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
毗，日口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乎，誕發德
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類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奮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
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劫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歷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
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
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惰，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
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
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
靡遁心。雖有惰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
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
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
繁。一概計估算緝，宜其失乎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恆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
誘之爲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
令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
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
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
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
急不倫。逮至復命於朝，竟無類會裁處，其于躋厥，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

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焚絲，重傷宿瘡；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歷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刻，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恆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旣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入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旣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尙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纒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歷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厲疾鍾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貴，罕進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迭死闕乏稅額，累加見在疲氓；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於大歷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器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

徭薄賦之名；率土悉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概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大歷中所聞人閒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災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固則邦甯。今百姓艱苦，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軍興每費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甯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輪納之時，累經州縣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姓。根本旣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論詔旨，咸俾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

錢，輕重之閒，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多少，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并，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甯阜，更擇所宜。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二

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閒，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纈與百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乎，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纈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恆。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恆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

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旣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尙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疋，其有緇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之俗，罕究事情，好聘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答，以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載皆約錢數，若令以布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爲數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爲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爲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恆於家；以權爲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元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况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各依錢數多少，折爲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恆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

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領市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有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恆使計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舍垢之德，而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別獻旣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歷之閒，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旣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閒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歷極甚之數，殆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剩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

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己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恭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綈，履革鳥，卻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田租，以厚烝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犗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廛，御府之錢，質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緡，道路之閒，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後，米升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善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崦函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太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算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感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

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感，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三

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思。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恆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誘姦賍，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既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恆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阻，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恆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

登賞條；所誘者將譏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續，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人利免租，頗亦從令，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煩勞，無增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者，豈不以既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益，捶骨瀝髓，隳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尙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舂，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恕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然則引人捕逃，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額賦，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較量，田既自有恆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

俗墮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四

論稅期限迫切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蠲貸，至於徵收迫切，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繅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尙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五

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饗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于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愜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于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糶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于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詔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藉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積。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必不膽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違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獲始畢，糶糧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荒饉，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丐廬里，或溢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舍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適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得五十萬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富廩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

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以外，一切不得貸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准平穀價，恆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急，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饑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之，苟能存誠，冀有不至。

均節賦稅恤百姓第六

論兼井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厲廉隅，是古今之所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人能使禮遜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聘，貨財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井，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蕃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恠，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食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屯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

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理壞惑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質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休息，輿輪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井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舍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輕人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苦十分才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尙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蔡九霞曰：「東萊呂氏謂三代田制，雖商鞅亂之，而租稅猶存其意；惟兩稅之法立，古制然後掃地。夫兩稅之法，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高下，最爲病民。乃後世因之而不能變，總由儒生惜民之說，無裨于

國用一經心計之臣，雖刻剝病民，而國用攸賴，人主未有不聽其言者。況當亂離之世，所入不足，其所出，方加派苛徵之不暇，而進以恤民之說，宜其杌擊不相入也。殊不知稅愈煩，民愈敝，而國亦隨至於亡。非一代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宣公此奏，其一論租庸調之利兩稅之害極詳，但于兩稅之中，去其大甚。其二，請以民之所產爲額，而不計其值，至歸重節用，尤得理財要領。其三，論課吏之法，但知國計，不顧民生，愷切詳明，可令讀者心憫。其四，請禁先期徵收，於不損國計中，可寬民力。其五，請蓄糧以備荒，皆精謀碩畫，上不虧公帑，下可利黎民。惟其六，禁兼井之家，稅斂重於公稅。在唐時，則宣公言之；在宋時，蘇氏父子亦主此議。然行之，反覺紛擾。無如德宗皆不能明也，豈惟德宗不能用，卽後世人主亦不能用也。可慨也！夫然其說不可不聞於當宁，有仁君在上，必能斷然而力行之。

